

中国青年



16
1955

跟祖國一起前進就是幸福

胡耀邦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我完全擁護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懷、鄧子恢四位副總理和彭真副委員長的報告。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用偉大的智慧，為我國人民設計了一幅社會主義大廈基礎的藍圖。現在，我們大家都關心建造這座大廈基礎的施工力量。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從這點出發，我請求大會注意我國人民中年輕的一代。

我國現在有青少年一萬八千六百萬，他們當中有二千萬已經在祖國各個戰線上勞動着，其餘的八千六百萬中的絕大部分在學習，或者說，他們正在積極準備為祖國勞動。如果我們更好地培植這支新生力量，並把這支力量 and 整個人民的力量連結起來，我們的一切事業，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證。

青年人總是以自己的遠大理想和祖國的命运緊緊地聯在一起。當舊中國處在苦難的日子裏，中國青年就已經緊緊地跟着黨，投入了解放祖國的戰鬥；如今，新中國這樣美好的前途已經明確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中國青年當然會更英勇地跟着黨戰鬥，掀起一個建設祖國的熱潮。

我應該把話說得更確切一些。青年人一定會掀起建設祖國的更高的熱潮。因為過去的兩年半中，廣大青年已經掀起了這種熱潮。比如說，我們號召工廠礦企業展開勞動競賽，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廣大的青年職工就熱烈地響應了這個號召，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先進生產者和模範工作者。比如說，我們號召建築工程要做到「好、快、省」，許多建築工地的年輕的工人就組織起青年突擊隊，把工作定額提高到兩倍以至六倍。比如說，我們號召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年輕的農民就成立了這個運動的一支活躍力量，單拿青年團員來說，已有六百萬加入了互助組，二百五十萬加入了合作社，其中一百三十萬是合作社互助組的骨幹分子。就是說，農村的青年團員百分之九十是站在這個運動的前頭。比如說，我們號召各種糧食作物，青年們就熱烈地響應了這個號召，單首都的青少年就利用空地種植了一百多萬棵向日葵。再比如說，我們黨不久前號召全國人民實行全面節約，為加速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許多地方的青年就組織了青年節約隊，僅鞍鋼一地的青年節約隊，兩個多月就拾撿了五萬噸廢鋼鐵。我們黨最近又號召人民努力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廣大青年就忠勇

地投入了這個戰鬥。我相信，在這場鬥爭中中國青年同樣是會落後的。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青年是完全信任黨的領導，忠於人民事業的。只要我們善於運用多種多樣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法，去發揮青年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廣大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必將獲得更高。

但這並不是說，新中國的青年已經十全十美了。不是的，青年人是弱點的，這就是經驗不足，知識不足。由於青年人的經驗不足，那些到死還要掙扎的力量，就是那些暗藏的革命分子，那些被打倒了而不願意重新做人的剝削者，那些堅決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人，裝成青年的「好朋友」，特別是裝成知識青年的「好朋友」，用千百種欺騙的方法，從思想上毒害他們，在他們中散佈唯心觀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一句話，企圖使他們脫離革命和毀滅自己。由於青年人的知識不足，他們做工作，業務能力差，他們搞生產，技術水平低。我們希望各級國家工作人員，希望一切熱愛社會主義前途的人們，大家都來更好地關心我國的青年和少年，關心他們的共產主義思想、品質和道德的成長，關心他們體質的增強，關心他們特別是關心最廣大的工農青年的業餘文化和科學知識的學習。對我們青年團所開展的這些方面的一切活動，大力加以幫助和支持。

談到關心青年，我們做青年工作的有特殊的責任。幹哈做哈，做哈愛哈，這是我們應有的革命責任感。幾年來，由於黨的領導和監督，我們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還做得不夠。做得不夠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我們的工作中還存在着空談、不切實際的作風。不切實地進行研究青年中的問題，不認真組織黨工作的執行和檢查，不面向廣大青年進行具體的教育和組織工作，用空洞的理論去淹沒那些突尖在的「小事情」，乃是我們青年團工作中的最危險的禍害。我們希望革命前輩們，嚴格督促我們努力改進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我們認為，對年輕的幹部要求得嚴些，只有好處沒有害處。鋼鐵是高溫鍊成的，決不是用「溫情」柔成的。我們相信，每一個決心把自己鍛鍊成爲忠於人民的鋼鐵幹部的人，是會歡迎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的。

全國青年以極興奮的心情擁護根治和開發黃河的偉大計劃。我們的國家將用十幾年的時間，就可以把我們祖先幾千年無法馴服的黃河，變成一條規規矩矩爲



跟祖國一起前進就是幸福 胡澤邦 (一)

熱愛海南島，建設海南島 (三)

有個人主義思想的青年應該猛省了！ 何其仁 (五)

楊成文是怎樣走上反革命的罪惡道路的 梁因 (七)

殷仁險些掉進反革命的泥坑 徐蕭儀 (九)

謝力同志的錯誤思想有什麼危害？ (問題討論) (三)

畫「友情」 韋啓英 (八)

漫「高帽子」 丁聽 (二〇)

「對象」 沈同衡 (二二)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一) 孫決 (二四)

超齡團員退團是否是落後的表現？ (答讀者問) 于昆 (二七)

談高小、初中畢業生從事農業勞動問題 李之欽 (二八)

到阿爾泰去 黃天祥 (二九)

不能讓壞人隨便欺侮 (洪淑雲控訴馬成良犯罪行為的一封信) (三三)

聰明些，堅強些，一定要向馬成良式的惡人作鬥爭！ 鍾愷樂 (三三)

友誼的花朵開遍華沙 (華沙通訊) 江明 (三五)

一個筆記本 文遠 (三六)

「農業社的公証人」 (生活思想學習) 連治水、連大一、連進義 (三三)

露出你的癩頭吧！ (新語林) (四)

封面照片：國營上海第一棉紡織廠南紡紗間的女工們，正在興奮地閱讀李富春副總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張申明攝

封底照片：假日裏，青島船塢運動隊的隊員們在海面上愉快地展開各種活動。 陳之平攝

中國青年

半月刊

一九五五年第十六期

(總第一六七期)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青年社

社址：北京東四11條乙55號

電話：(四)五九九五

出版者：中國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電話：(四)四七六一

總發行處：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售處：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印刷廠

京華膠印廠

定價：每冊一角六分

預定價目

三個月六期 九角六分

半年十二期 一元九角二分

全年廿四期 三元八角四分

爲什麼說海南島是祖國一個最可愛的寶島呢？因爲：第一、海南島是保衛我們祖國安全的最重要的戰略基地之一。由於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我們的革命事業不斷獲得勝利，祖國不斷在前進，但正是因爲我們勝利了，敵人是不甘心的，敵人每時每刻都想侵略我們。敵人要侵略，就要找登陸的「跳板」，因此，台灣也好，海南島也好，都是敵人進攻大陸最好的「跳板」。在歷史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首先佔領的是台灣，海南島也被視爲重要據點。對我們來說，台灣、海南島是捍衛祖國的兩個大樁頭，如果我們把海南島建設好了，拳頭有了力量，敵人胆敢來侵犯，我們就要把它消滅在海裏。第二、海南島是發展祖國農業的一個優良地區。海南島發展農業的面積很大，總面積有三萬四千三百平方公里，據說可耕地有一千二百萬畝，現耕的土地僅是五百萬畝，還有三分之二的荒地待我們去開墾；同時，海南島的氣候好，土壤好，農作物生長快，產量比較高，如果把水利修好，有些地方可以年產三造，產量將會更加提高。第三、海南島是發展祖國熱帶作物的唯一地區。海南島位在北緯十八度至二十度，宜種各種熱帶作物，大陸沒有的東西，海南島可以出產。過去的人說東北好，編了一首歌謠，歌詞是：「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靛藍草」。海南島的「寶」多得很多，你也應該編出這樣的歌謠來：「海南島，到處都是寶，橡膠、椰子、咖啡、可可……，還有香茅草」。這些東西都是建設祖國的重要原料。幾年來，敵人對我們採取禁運政策，爲的是妄想以此來殺殺我們祖國的經濟建設。我們要自力更生，粉碎敵人的封鎖陰謀，這個光榮的任務，海南島的人民和青年應該担当起來。第四、海南島是一個礦藏豐富，埋藏量相當可觀的地方。鐵、錫、銅及其他有色金屬，可以說樣樣都有。因此，它將對祖國工業建設作出很大貢獻，有着建設強大工業的遠大前途。

我們海南島每個青年都應該懂得這些重要的情況，要把熱愛祖國、熱愛海南島與熱愛本崗位的工作結合起來，要爲我們的最可愛的海南島而奮鬥。讓我告訴同志們，在我出國到蘇聯參加現時，見到蘇聯青年是非常熱愛自己的祖國和自家的家鄉的，他們感到能够參加祖國的和自己家鄉的建設而驕傲自豪。我們應該向蘇聯青年朋友學習，海南島的青年應該以生活、工作和鬥爭在最可愛的海南島而感到十分光榮。

海南島青年應該成爲建設海南島的一支英勇的突擊隊

海南島的青年在黨的教育培養下，從來都是一支堅強的突擊力量。海南島青年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很多青年參加了當時的紅軍，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許多同志在鬥爭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抗日戰爭時期，很多青年參加了抗戰隊伍——瓊崖縱隊，艰苦卓絕地跟敵人做鬥爭，不屈不撓，堅持到最後勝利。在解放後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海南

島的青年同樣站在鬥爭的前列，鬥倒了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改革後，許多青年又努力生產，努力學習，努力工作。部隊團員和青年，在建設國防、保護海南島人民利益方面有了很多成績。幾年來，團的組織和廣大團員在黨的領導下，和海南島人民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海南島的青年是勇敢的，是堅決跟着共產黨走的。海南島的青年是黨的好助手。

同志們，我們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爲有些成績而自滿，新中國的青年都要下決心，永遠不驕傲，永遠向前進。因此，我要在這裏向海南島的青年提出幾點希望。

第一、海南島的青年應該成爲國防建設的一支突擊隊。怎樣才能成爲國防建設的一支突擊隊呢？一方面，地方的青年應該熱愛軍隊，大力支持軍隊，向軍隊學習，通過各種各樣活動，與軍隊青年取得親切聯繫。另一方面，軍隊青年應該更加熱愛海南島，軍隊中每個團員與青年都要懂得，經過自己的雙手把海南島建設成爲祖國南大門一個強大的堡壘，是具有多麼嚴重的意義。

第二、海南島的青年要成爲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突擊隊。海南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從事農業生產。我們要搞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是一個重要方針。海南島的青年，不管做機關工作也好，文教工作也好，經濟工作也好，都要關心和支持當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村的青年團員應該爭取成爲農業社中的優秀社員。青年團要協助黨办好農業合作社，中心環節就是教育團員成爲一個優秀社員。

第三、海南島的青年應該成爲農業增產的一支突擊隊，成爲學習技術，改良技術的宣傳人和帶頭人。團員和青年要帶頭宣傳使用各種新式農具，優良的耕作法，帶頭推廣積肥施肥，逐漸消除海南島人民不積肥的習慣。爲了擴大耕地面積，還要準備歡迎從大陸到海南島來開荒的同胞們。有人說我們的糧食問題緊張，是的，有點緊張。我國目前糧食產量平均每人只得五百六十多斤，比之於蘇聯平均每人一千二百多斤，我們的數量實在是很小。加上城市人口，工人人口逐漸增加，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糧食就更感到不充足了。如何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呢？辦法就是：大力办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力提倡各種技術改良，積極進行開墾荒地，多打糧食。我們海南島的全体團員和青年，應該在這方面多出力，打先鋒。

第四、海南島的青年應該成爲積極發展熱帶作物的突擊隊。青年團組織在這方面多做工作。是否可以提出這樣的口號：海南島每個青年都要熟悉一種熱帶作物的知識，都要種植一株熱帶作物。假如能够這樣，海南島的青年將會成爲種植熱帶作物的能手，專家。同志們都知道，我們的海南島有好幾條很好的公路，但沿途種少樹木，我們是否可以發動青年在公路兩旁種植椰子，把這些公路都變爲椰子公路。我們海口市的青年，可以搞一個植樹的五年計劃，

人民服務的清河。這個事實，當然會鼓舞青年們奮勇地參加這個鬥爭。我們參加這個鬥爭的辦法是：第一，在一切工地上發揮青年們的突擊作用；第二，在修建水庫地區發動青年帶頭移民；第三，在全國青年中，特別是在陝西、甘肅、山西三省的青年中，發動植樹造林，大力參加水土保持的工作。我們準備在全國青少年中發起一個長期的植樹造林運動。我們計算，每人一年只要種活一棵樹，平均每畝一百二十棵，全國青少年每年就可造林一百五十五萬畝，每棵樹成長後平均以價值五元計算，全國青少年每年就可為祖國創造九億三千萬元的巨大財富。

偉大的勝利，必然要通過艰苦的鬥爭。新中國的青年一定會响應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号召，發揚起革命前輩們勇於克服一切困難的戰鬥精神。現在有些人口糧食不足，主張延緩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延緩工業化，就是讓資本主義勢力長期存在，就是讓廣大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長期不能擺脫貧困和痛苦，就是使祖國的肌體染上慢性的落後惡疾。我們反對這種錯誤的主張。為了加速提高我國的糧食產量，我完全同意李副總理所提出的用節約一部分的資金來開墾荒地。大規模地開荒，當然是一個十分艰苦和複雜的工作。但當我們想到我們的前輩流血犧牲，艱苦奮鬥百餘年，特別是想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前仆後繼，英勇犧牲，奮鬥了二十八年，打出了一個新中國，想到我國現有的耕地都是祖先們用動勞的雙手開墾出來的，想到我們只要十幾年就可以建

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對這件事就充滿着信心。新中國的青年也一定要協助黨和政府，在這個艱巨任務中做勇敢的先鋒隊。

新中國青年既然熱愛着自己的偉大祖國，熱愛着光明燦爛的社會主義前途，自然就特別了解自己在國家實行義務兵役制度中的莊嚴責任。去年進行義務兵役試徵，幾個月中報名應徵的青年達一千零三萬多人，青年團員報名的近四百萬，這就是說，農村逾齡的青年團員幾乎全部報名了。青年們熱烈擁護兵役法，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為祖國出力的又一個好機會。青年們熱烈擁護兵役法，還因為他們對人民解放軍懷着深切的熱愛，他們說：「當上幾年兵，文通武也通」。

毫無疑義，兵役法的公佈，將會激起中國青年保衛祖國安全更高的愛國主義熱情。彭德懷副總理在報告中提到，我國人民從來就沒有而且永遠也不會有賤賤別國的想法，但我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中國青年一定能夠把這一神聖任務中的責任担当起來。彭德懷副總理又說，我們熱愛和平，但是如果果帝國主義敢於把戰爭災害加到我國人民的頭上，侵犯我們的國土和主權的時候，我們也決不懼怕戰爭。對這一點，中國青年必將响亮地回答：如果戰爭販子竟敢打這個倒籌的主意，祖國要多少兵，我們就有多少人。

各位代表，我們的祖國正在向着繁榮富強的大道前進。我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偉大計劃。青年們說：「跟祖國一起前進就是幸福。」作爲一個青年工作者，我將把自己的力量投在這個空前的幸福中去。

熱愛海南島，建設海南島

——胡耀邦同志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海南島海口市

機關、學校、企業、部隊團員大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

我第一次來到海南島，目的是想認識我們偉大祖國最南部地方的面目，看看海南島人民和青年爲社會主義奮鬥的情況。在短短的幾天中，我看到了許多動人的可愛的事實，增長了許多知識，加強了對海南島和海南島人民的感情，也加強了對戰鬥在海南島上的青年團員和青年的希望。現在我就來談談我對海南島的印象及對同志們的希望。

海南島是我們偉大祖國一個最可愛的寶島

如果同志們問我，你對海南島有什麼強烈的印象呢？我的答覆是：海南島的

的確是我們偉大祖國一個最可愛的寶島。我們祖國的島嶼很多，島嶼總有一萬二千多公里，而最大最可愛的有兩個，一個是台灣，一個是海南島。同志們都知道，台灣還在美帝國主義侵略之下，在蔣介石賣國集團統治之下。黨和毛主席告訴我們，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不解放台灣誓不罷休，不解放台灣是我們的恥辱。我們已向全世界人民宣佈：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解放台灣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用和平的方法，一個是用戰爭的方法。我們希望能夠和平解放，假如和平解放不能實現，那就要把它打下來，打台灣也要像過去去打海南島一樣，不打則已，一打就要把敵人擊決、徹底、全部、乾淨消滅之。

有個人主義思想的青年應該猛省了！

何其仁

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日益進展，階級鬥爭也日益深刻而尖銳了，這是擺在我們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實，目前正在進行的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就是現實階級鬥爭的一個具體表現。

現實並不是能使每個人都受到教育的。對於當前的極複雜極尖銳的階級鬥爭，有的人認識到這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關係的，應該積極參加鬥爭。有的人却不是這樣想，他們覺得階級鬥爭和自己的直接關係不大，自己年紀輕輕的，很單純，階級鬥爭總鬥爭不到自己的頭上來。他們以為只要「老老實實工作，埋頭讀書好了，何必積極參加鬥爭？」

我們且不去詳細討論當前的階級鬥爭跟每個青年人有怎樣密切的關係，而只要說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要引導全國青年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做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忠實的兒女，做光榮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保衛者；反動階級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却要把青年拖上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使他們背叛祖國和人民，破壞社會主義建設。這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一個方面，革命與反革命展開爭奪青年的鬥爭的方面。這個鬥爭不可避免地要鬥到每個青年人的頭上來，想逃脫是辦不到的。在這場鬥爭中，反動階級和反革命分子，要把我們從革命的方面拖到反革命的方面。他們在個別青年的身上並不是不能取得勝利，或者是某些暫時的勝利；這就會像本刊本期所登的兩篇文章——「楊成文是怎樣走上反革命的罪惡道路的」和「殷仁險些掉進了反革命的泥坑」——所講的那樣，有的人已經被拖下了反革命的罪惡深淵，有的人是曾經臨近這個深淵的邊緣。

二

反動階級和反革命分子爭奪青年是有着從思想上毒害到組織上拉攏這兩個毒辣手段的。我們的青年同志，特別是知識青年，有很多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在舊社會裏生活了十幾年，剝削階級的思想不能不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發生影響；在今天，由於社會上還有剝削階級存在，剝削階級思想也必然要不斷地地侵襲我們。我們的黨經常教育我們要抵制和克服剝削階級思想的影响，但是反動階級和反革命分子却要讓這些剝削階級思想在我們身上發展起來，使我們遠離

革命而接近反革命。反革命分子拉攏青年，並不是碰見什麼人就拖什麼人下水的。因為有許多緊緊地靠攏革命的人是不會被拖下水的，拖錯了人就活該反革命倒臺。因此，反革命分子發展組織總要找那些和革命有距離的人。

「楊成文是怎樣走上反革命的罪惡道路的」這篇文章有告訴我們這樣的事實：當楊成文還沒有變成反革命，他的兩個反革命同學研究他的思想情況的時候說，「他不僅有濃厚的名利思想，而且還有一點很有利於我們的，那就是他對政治不熱心。」因此他們決定要引誘楊成文上鉤。這件事情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一個人對政治不熱心，不關心政治，就對反革命很有利，就很可能成為反革命發展組織的對象；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找那些不關心政治的人。

不關心政治的人難道就是对革命有距離嗎？有人還這樣想：「讓別人去搞政治，搞鬥爭吧，我只管自己的業務，自己的技術，或者只管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工作多少對革命有點益處，就是不關心政治，不參加鬥爭，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這裏，我們先來談談政治是什麼東西。從本質上看，政治就是階級鬥爭。離開了階級鬥爭就根本沒有什麼政治。談到政治，應該說明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的政治和反革命的政治。共產黨領導我們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肅清一切階級反革命，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東平和世界和平，這是革命的政治，是愛國的政治，是為廣大人民謀幸福的政治。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陰謀破壞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企圖挑撥和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把蔣介石弄回大陸來當「大總統」，讓帝國主義重新來統治全中國，這是反革命的政治，是賣國的政治，是為帝國主義和蔣匪幫少數人服務的政治。今天在我們這裏，公開談反革命政治的人是反社會主義的，就是反革命分子也很少敢這樣做。要談政治就是革命的政治，要關心政治也就是革命的政治；反過來說，不願談政治和不關心政治，不願談的和不關心的也都是革命的政治。

當然是關心的。關心革命的政治，並不等於關心反革命的政治；不關心革命政治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但有一點我們必須肯定的：一個人不關心革命政治，對革命政治不怎樣熱心，他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來幹革命，這對革命來說總有一些損失的。並且，一個人不關心革命政治，就表明他還不大願意緊密地靠攏革命；他對革命還沒有真摯的感情；這就是說，他在思想上還和革命有些距離。反革命分子要交「朋友」，找「同志」，自然不會找那些和革命靠得很緊

在市區四周，在海堤上種植各種風景樹，使我們的城市、街道濃綠成蔭，花開四季，讓來自大陸的同胞在海輪上就感到海南島的美麗可愛。這樣才更能表現海南島的特點。

第五、我們海南島的青年應該成爲發展文化的一支突擊隊。青年團組織應該在文化建設方面加以注意，幫助政府办好學校、夜校、組織識字班等。我們有些成人識字不多，這是因爲過去受人壓迫，生活陷於困境，沒有機會上學，舊社會害了我們。到今天，我們再不能讓自己的子弟，讓我們的後一代不識字了，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讀書識字，我們一定要作這樣的打算，在若干年內，使新中國的壯年和青年都成爲有高度文化教育的人。

每個青年都應該下定決心，學習本領，爲祖國作出更多的貢獻

同志們都知道，黨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關心我們青年，對我們青年的希望很大，希望我們成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爲革命前驅的接班人。青年人的本領還不大，比不上成年人，不能當家，但是今天當不了家，經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後，就要起來當家，担負國家的重要工作。因爲人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一個人的生命不過幾十年，一革命，一百多年，而我們的事業是長久的，共產主義的事業是永恆的。今天的革命前輩，經過一定時候就要把事業交給青年去管理。我們的事業在不斷向前發展，黨教導我們要有遠大眼光，要向前看，要看到我們的遠大前途。但是，有一些同志却往往向後看，看不到前面的遠景，害怕困難，遇到困難就打“退堂鼓”，由先進分子變爲落後分子，脫離了甚至叛變了革命，成爲歷史的罪人。有些同志把眼睛長在眉毛之下，昂首望天，驕傲自大，是一定要失敗的。但有些同志把眼睛長在鼻子下面，看不遠，看不透，看不見前面的東西，左右徘徊，同樣是要不得的。黨告訴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但這些困難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前進中的困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還有一些同志，當着自己有了缺點錯誤，受到了組織的批評時，就灰心喪氣，充滿悲觀情緒，失去繼續前進的信心。有些同志斤斤計較個人的生活待遇，鬧等級別，說：“我比某人強，某人多少級別，我才多少級，不提高一級我可幹。”好像要爲提高一級而“堅決鬥爭”似的。又有些同志他看不到黨關心他的什麼，抱怨組織對他不關心，說：“一不提拔我，二不給我找愛人，三不給我轉業，四不給我回大陸，五不給我上北京……”其實，底子裏就是個人主義思想在作怪。同志們，黨把我們青年看成是國家的未來，我們絕不應該計較職位和待遇，應該時刻想到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本領，是否把事情作好了，也可以想到十五年二十年之後你將要做些什麼，到那時你在海南島工作辛苦呀，當要你担負重要的工作時，你能否担当得起。有人說：“你也能做些什麼事，不錯，是辛苦，艱苦，艱苦一些對我們青年人來說又有什麼呢？最艱苦最難辦的工作，將會使我們得到更大的進步，愈是艱苦難辦的事情，對我們的鍛鍊就更大。

我們青年人往往有很多理想，想自己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專家，這是很好的。我們應該有遠大的理想。但是，有些同志光想不做，或是專一門未成又想一門，做這件想那件。對待自己的工作，只在門口徘徊而不進“家”，這就難成爲專家。我們黨希望每個青年都能成爲人民的專家，而怎樣才能成爲專家呢？最主要的條件，就是要努力學習好本領。我們有些同志往往恃自己已經有魄力，能担任工作，不重視學習，說：“學習的時日有些，以後再說”，今天推明天，明天再推明天，結果，正是“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青年人要趁自己還在年輕的時候學好本領。年輕時學東西，學得多，記得牢，年紀大了，則受到生理條件與生活條件所限，記憶力衰退，學得慢，記得快，往往事倍功半。怎樣去學習呢？能進學校的當然可以進學校學習，但經常的主要的學習方法就是從實踐中學習。我們各個崗位上的青年都應該下定決心，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學習文化和科學技術，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鍛鍊，爲我們的偉大祖國作出更多的貢獻！

吳可鄰

露出你的癩頭吧！

他是個癩頭。帽子是他的命根子。走路時，他用手緊壓着那頂污穢的舊帽子——爲了不讓它被風掀掉。開大會他是賭咒不參加的。因爲大會上常有入座脫帽的規矩。

當然，他從來更沒有除去帽子洗過一次頭。甚至，夜間也是帶着帽子睡覺！如果有人敢脫掉他的帽子，“咱就跟他拚命！”他說。

於是，帽子彷彿是他頭上不可分離的一塊肉。

不過，奇怪的是：人們仍然知道他是個癩頭。

他等待着：經過三、兩個月或者一年半載以後，他可以冒險在深夜摘下帽子——那便是一頭黑油油的頭髮。

一天，他碰見一個跟自己是一“狐狸不笑貓，屁股一樣皺”的朋友。可是沒有戴帽子。

他嚇得了，因爲那朋友的頭上已經有了一些稀疎柔軟的毛兒。

他十分羨慕，隨即請教“培育”頭髮的妙術。

那朋友笑着伸出一隻手來，“脫掉你的帽子呀！”

他猛不防地吃了一驚，帽子已握在那朋友的手裏。他像受了捆頭一擊，痛喊着連忙把兩手往脖子後面抓蓋衣領狠命往上拉，遮住腦袋，“嘶”的一聲，上衣都撕裂了。

雖然如此，他癩頭，却第一次碰了碰陽光。……

今天，仍然有些人把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和歷史上的污點，用一頂帽子遮蓋起來，以爲這樣一來別人就會知道了。其實，“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明明是自己作過的事情，怎能瞞得過人呢？癩頭，必須亮出來，讓太陽光曬一曬，用清水洗一洗，擦上藥，才能好。要想清清白白地做人，就必須忠誠老實，把問題攤出來，這樣才能洗滌乾淨。我奉勸那些掩飾缺點、錯誤的人，還是“脫掉你的帽子吧！”



新語林

楊成文是怎樣走上反革命的罪惡道路的

本刊記者 梁 因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廣州火車站附近，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在徘徊，手裏拿着一張往北京去的車票。這時，突然有一個公安人員走近他，問道「你叫楊成文嗎？」「是的，我叫楊成文。」反革命分子楊成文就這樣被捕了。

不關心政治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楊成文知道自己考上中國醫科大學的消息時，他樂得直跳，暗暗地下了決心：「這下一定得努力學習，將來當個好大夫。」那時候，他才只有十九歲。

想當大夫並不僅，祖國建設正需要大批願為人民服務的新型醫務人員，但楊成文學醫却只是爲了搞一套技術，將來得名得利；他只顧個人利益，因此到校後，學習雖然還努力，但是對於政治活動却不怎麼關心，他認爲搞政治是別人的事，自己只要一「心一意學好功課就行了」。

一年以後，中國醫大的預科撤銷了，學生都被分配到別的学校。當時，楊成文被分配到東北軍政大學，可是他去了十多天就退學了，因爲他認爲：這個學校是專門學政治的，學不到什麼技術，沒有出息，於是轉到了東北大學。

一年多的時間裏，楊成文在東北大學學習，也不安心。畢業後分配到瀋陽機械局工作，他堅決不去，後來到了撫順礦務局工作。不久他又私自投考東北化學製藥廠，考上了，又因爲不服從分配，結果只好回家。最後，經人介紹，才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中國醫大教務處工作。

在中國醫大教務處編教材工作，本來是可以學習很多業務知識的，但他又想：「祖國正在建設，學醫比不上學工吃香」，於是，他就埋头學習數理、

化，準備投考北京清華大學。他對理論學習是敷衍了事；對周圍的一切活動和集會，只要是自願參加的，他一律不去；對重大的政治運動，他漠不關心。他認爲自己沒有貪污過，「三反」「五反」反不到自己的頭上沒有；也認爲自己已歷史清楚，思想單純，思想改造運動是老教師的事，与自己無關。這時，他常和幾個落後同學來往，他們也鼓勵他：要到學校去學習技術，不要做机關工作；尤其是做行政事務工作，更沒有什麼發展前途，「如果二百來分，頂個什麼事」。他自己也盤算着，當個當上工程師，汽車洋房都不成問題，他認爲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學。一九五二年八月，他用回家看母親的藉口，欺騙了組織，請假來到北京。

躍上反革命

楊成文到了北京，住在姨母家中，每天還上北京圖書館複習功課。不久，他來北京的消息讓正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兩個老同志趙興文、張仁知道了，他們立刻跑來找他。久別重逢，談得十分投机。趙興文和張仁知道他的事情後，一面說他做得對，有勇氣，一面跟他大談馬克思主義，表示他們的高明。他們還裝着十分關心楊成文的生活，問他有些什麼困難沒有，這使楊成文很受感動。這次見面以後，楊成文很有感慨，他想，三年沒見面，他們兩人進步得真快呀，不愧爲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他對他們又羨慕又佩服。

但是，楊成文哪裏知道：他這兩個老同志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趙興文是地主家庭出身，土地改革期間，父親被鬥爭過，張仁的父親解放前幹過保長，鞏業俱之入骨。解放後，被判了徒刑。這兩個個人解放以來，沒有接受黨的教育。對於他們作惡多

端的父親，不但不痛恨，反而站在反動階級的立場上，對人民政府和新社會極端仇恨，決心幹反革命勾當，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他們想把楊成文作爲發展起楊成文的理想來。……據我所知，楊成文的情況大致就是這樣。總的說，他不僅有深厚的名政思想，而且還有一點很有利於我們的，那就是他對政治不熱心，所以我估計：「這就是張仁對楊成文的分析。」我很同意的看法，問題就這樣決定。辦法呢，就是切斷他的一切退路，第一，要動搖他學工的思想；第二，打消他升學的信念，叫他上不成大學，又不願回東北工作，再加上他對我們的信任，他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反革命分子趙興文，就這樣陰謀策劃把楊成文拖下水去。

趙興文和張仁經常到他姨母家來看他，或約他一起到公園去玩。他們談話的內容很多，但不外乎是一個人要如何成名得利。而這些正是楊成文最感興趣的東西，所以他們越談越投机，楊成文也越來越信任他們。

一次，楊成文問張仁說：「你們畢業出來是什麼職位？」張仁便抓住這個機會向他進攻，他說：「我們畢業出去，都是科級幹部，我們法律系有一個同學提早參加工作，到××部當了處長，不過這些東西我們是不在乎的，我們有更大的理想，我們的事業更偉大。」說着，就拿出發社寄來的稿費通知單給楊成文看：「數目不小，十萬八萬的，這不過是個開端。我們雖然是學法律的，但我們的時間大部分都化在文學方面，因爲我們已經決定要從文學方面去發展，你看怎麼樣？」「我沒有這種本事，還是學工吧。」「沒有本領怕什麼，只要你把文學當作

的人，不會找對革命有深厚感情的人，而一定是要找和革命多少有些距離的人，也就是要找那些不關心政治的人。

有些人不關心政治，是因為不願意自己有一種政治立場，即某階級的立場。他們認為，站在某一階級立場來看問題，是不會「公正」的，因此自己只要嚴守「中立」，既不站在革命階級的立場，也不站在反革命階級的立場，而要站在所謂「中間」的立場，覺得只有站在「中間」立場的人才是最「公正」的人。我們的看法和這完全相反。我們主張站在工人階級（即最革命的階級）的立場來看問題的。工人階級的革命目的是要解放全人類，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永久幸福；它代表一切革命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因之它的立場是最革命的立場，也就是最公正的立場。講老實話，今天在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之間，來往搖搖擺擺的人是有的，但不可能有人能真正站穩一種所謂「中間」的立場。

不關心政治的人，常常愛說自己的態度是不偏不倚的，自己對革命的政治和對反革命政治是同等的。但是，也就是這些人，他們往往是在听到了反革命的言論不致斥，看到了反革命的活動不致舉，這就不就是縱容反革命分子去幹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勾當嗎！這究竟是站在什麼人的立場呢！這怎麼能說是不偏不倚的態度呢！

一個人不關心政治，在思想上和革命有了距離，雖說不一定是反革命，也不一定變成反革命，但反革命分子有機會一定要設法來擴大這個距離的。一個人在思想上和革命的距離不斷地擴大，就表現他走向反革命的危機在不斷地加強。不提高警惕是危險的。

三

不關心政治，也就是不關心黨和人民的事業，不關心廣大羣眾的利益。這種人既然對集體事業興趣不大，他們必然對個人主義的東西很感興趣。反革命分子要想使我們和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距離越來越大，以便能最後把我們拖進反革命的泥坑，主要是利用我們身上的一個大毛病——個人主義。許多青年之所以在上反革命的當，都是吃虧在個人主義這個毛病上，楊成文是這樣，股仁也是這樣，一切被胡亂反革命集團拖下水的青年也都是這樣。

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但反革命分子却一定有極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個人主義思想和革命的思想完全對立的。革命是要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集體的利益的，在不損害集體利益的原則下適當照顧個人的利益。個人主義則只是考慮、或者是首先考慮個人的利益，而完全忽視甚至要危害集體的利益。假若一個人的個人主義思想很嚴重，不肯想辦法克服，任其發展下去，結果只有一條，被反革命拉下水去，或者自己掉進反革命的泥坑。

個人主義者看問題多從自己的利益得失出發，私人的利益迷住了心竅，遮住了眼光，所以在思想方法上總是很狹隘、主觀、片面。他們有的人把自己看得

了不起，總覺得自己是「懷才不遇」，埋恨領導上不提拔他，痛恨人家「壓制新生力量」，於是情緒不佳，牢騷滿腹。有的人覺得認真工作學習，一步一步前進的人太笨，自己總想貪便宜，找捷徑，希望「一步登天」，於是只圖目的，不擇手段，什麼壞法門都玩出來了。但是客觀事物的發展，並不是根據某些人的願望，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規律，因此，對於個人主義者說來，天下不如意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並且，事實一旦被人知道了之後，組織上不來支持而是批評，同志們不來同情，也是批評，真怪怪個人主義者很憤慨地說：「革命組織裏沒有溫暖啊！」

我們懂得很清楚：在我們這個革命陣營裏，一個偉大的鬥爭目的——永遠消滅剝削和壓迫，消滅貧困，戰爭和災難，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把我們集合在一起，彼此之間充滿了真摯的友誼，熱誠的支持，同志的愛護和親切的關懷；但是，對於某些同志有害於革命的個人主義思想，的確沒有同情和溫暖，也沒有愛護和支持，而只有嚴格的批評和思想鬥爭。因為我們認為，這種批評和思想鬥爭，是把一個同志從個人主義泥坑中挽救出來的好辦法，假若對一個人的個人主義思想表示同情，加以支持，那就是準備毀滅這個同志。每個犯了個人主義錯誤受到批評的人，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在革命同志的幫助下繼續進步，另一條是拒絕批評，把批評者當做仇敵，而去另外尋找「同情」和「溫暖」。在後一條路上，有人正在那裏等候，迎接個人主義者，那就是一羣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個人主義慾望不能實現，個人主義者需要什麼，他可以答應給你什麼。股仁正在個人主義慾望不能實現，想怨組織的時候，反革命分子羅頑英就來給他以「同情」和「安慰」，替他另外安排「出路」。楊成文說離了革命，正在妄想成名得利，反革命分子趙興文和張仁就馬上來表示「十分關心」，並為他找好「武器」他決定親手「培養」他。反革命分子就是這樣投個人主義者之所好，安排下「美妙」的騙局，而嚴重的個人主義者被私慾弄昏了頭腦，完全看不到這種騙局，自願上當受騙。可能還有這樣想法：「我自己年紀很輕，還有一股革命的熱情，個人主義也不怎樣嚴重，碰上了反革命也不要緊。」但我們要在這裏說明幾句：反革命分子不僅會利用你的個人主義，而且還會利用你的單純熱情來「培養」你，來發展你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可能發展的，發展的結果就不堪設想，任何年青人都不能大意啊！

我們是生活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在巨大的階級鬥爭的激流裏，反革命分子時時刻刻都企圖把我們從激流中拉出來，讓我們停滯、腐化，以至和其他們一起去阻擋激流的前進，而結果則是被奔騰的激流所徹底擊潰、燬滅。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熱情和階級鬥爭的知識，不斷克服個人主義的弱點，更緊密的靠攏革命，靠攏黨，隨着時代的巨流不斷前進。

胆量，在任何緊張關頭都不應該驚慌，要「鎮靜」，「沉着」和「勇敢」，要他有冒險精神，「不冒險，就不能勝利。」楊成文這才又安定下來，決心搞反革命。

反革命組織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發展組織。反革命頭目趙興文問他：「有沒有像我這樣的，家中有人被門過，對共產黨不滿的？有沒有像你這樣的，不關心政治，名利思想嚴重的？」楊成文想了想說：「好，這個任務就交給我吧。」

楊成文想起東北某機關的工作人員蔡挺，原來和他同學時，也是因家裏有人被門過，一向對共產黨不滿，因此，他就寫信勸動他來北京一趟。果然蔡挺不久來和楊成文會見了，經過楊成文的慫恿，蔡

挺同意參加了他們的反革命組織。

反革命組織交給楊成文的第二個任務，是叫他誘騙他的女朋友下水。楊成文對這個女學生說：趙興文是「留蘇學生」，「共產黨員」，最近要派到某地工作，楊成文也去，希望她也能和他們同住。這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政治上十分無知，又很愛虛榮的女學生，一來想乘此機會作一次旅行，二來覺得和「留蘇學生」在一起工作也很光彩，立刻答應一同前去工作，並拿出了五百元作為費用。

一九五三年初，這批反革命分子為了到香港去與帝國主義取得聯繫，從事反革命活動，準備陰謀逃越國境了。他們先派蔡挺一個人作領路先鋒，到廣

殷仁險些掉進反革命的泥坑

在年輕、單純的帽子下

殷仁是東北某設計院的一個青年幹部，參加革命四年多來，由於他放鬆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使得個人主義不斷地滋長，發展到對黨不滿，和組織鬧獨立，最後險些被反革命分子拉下水去。殷仁的錯誤在哪裏呢？他的錯誤是怎樣一步步發展下去的呢？

熱情而積極

殷仁本來也和許多青年一樣，對革命是熱情的、積極的。一九五一年，他離開了學校，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當時因年紀太小，在部隊不久，上級就動員他仍回學校讀書，那時他曾懇切地請求道：「允許我回朝鮮去吧！否則就送到我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年紀雖小，但有決心革命。」

一九五二年一月，殷仁到了東北的哈爾濱機械化農業學校學習，同年八月，到北大荒參加國營農場的工作。他在學習和工作中都表現得很好，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裏，仍然不辭勞苦，不怕困難，幫助農場建立了統計計劃制度，有不少成績，因此還受過數次表揚，田組織也準備吸收他入團。

殷仁在工作有成績，受了表揚之後，卻沒有繼續努力，為革命發揮更大的作用。相反的他卻自以為很了不起，他覺得自己聰明，能幹，有什麼都順利，而且是年輕、單純，「沒有受過什麼社會的影響」，因此同志們對他的批評，絲毫也聽不進去。

有一次，一個同志提醒他：「小殷，你的工作有些粗枝大葉，要注意呀！」「是嗎？」他滿不在乎地回答：「天真地一笑就走了，根本不考慮這些意見。他雖然參加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但卻沒有認真地檢查過自己的缺點。他總認為這些運動「與己無關」，看到別的同志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他就暗自好笑，笑他們檢討時的「狼狽相」。

這時，他更覺得自己比周圍的同志「優越」。殷仁果真是「白玉無瑕」，一點缺點也沒有嗎？這自然不可能，他出身在地主階級家庭，在舊社會裏生活了十幾年，他本身就沾染了一些舊影響，比如他在北大荒農場工作時，組織上派他去哈爾濱印統計表格，當時由於粗心大意，把設計規格弄錯了，

州去探路。不久，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趙興文又帶着被欺騙的女學生出發，這兩人到了廣州，偽裝為夫婦，住在旅館裏，罪惡的反革命頭目趙興文就在這裏發了財。

在北京的幾個反革命分子等了很久，得不到前兩批人的消息，原來準備第三批走的張仁，現在不去，要楊成文先走，楊成文雖也害怕，但在張仁的勸誘和威脅下，不得不去。

他到了廣州，住了幾天，開清了去香港的手續，正要回北京以便和張仁一起逃出國境，這時，楊成文和前兩批反革命分子一樣，被逮捕了。人民的天羅地網把這個反革命集團一網打尽，無一漏網。

本刊記者 徐肅儀

重新製版浪費了三十多元。雖然他自己補償了這筆損失，但他卻怕丟面子，怕別人知道這個「聰明」，「能幹」的人也會办錯事情，竟把這件事隱瞞了兩年多，又如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他当着同志面前却擬訂了一個複習高中課程的計劃，而背地裏又不得不複習初中代數。原是他覺得如果說出了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如別人高，就太「不光彩」了。一九五三年殷仁被派到設計學校學習工程地質勘察，當同學們選他負責繪報工作時，由於個人突出的思想作怪，他在每篇稿子上都要加個編者按，以顯示自己的能幹，好博得同學和老師的稱讚。這些好虛榮、愛面子、不老實、要求個人突出的個人主義思想，在當時已經妨礙了他的進步，但是他却看不見這些壞思想的危險性，仍然強調自己單純，認為有些缺點也「沒什麼」，不注意克服。這樣，錯誤思想就發展起來了，把他帶上歧途。

錯誤思想得到了發展

殷仁在設計學校，一次又一次地申請入團。「不

終身事業，背書學習，就行了。過去我也和你一樣學工，可是這個念头早就打消了。文學家比工程師的發展前途大，高爾基寫了幾部小說，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提起魯迅，誰不佩服。我們不要多，只要能寫出一兩部來，那至少是全國聞名，搞自然科學有什麼出息，十年寒窗，也不一定能出名。」
「可是我對文學沒有什麼興趣。」
「那有什麼關係，興趣是可以培養的，只要你決心做文學家，就會對它發生興趣。」楊成文有些動搖了。有名利思想的人，哪個不想走一條最近最省力而又能名利雙收的道路呢！後來他們來看楊成文時，總要帶幾本小說來，鼓勵他看。楊成文翻翻看看，動人的故事吸引了他，複習課程的時間也受了影響。

進一步踴躍

楊成文大學沒考上，很苦惱；反革命分子看到他們的陰謀實現了第一步，暗中很欢喜。張仁又對楊成文說：「大學我們唸够了，在學裏反而妨礙我們搞文學活動，我已經決心不上了。」
「可是我呢，不升學，又能做什麼？」反革命分子就幫他分析：

「友情」

章啓美畫



「準備再考大學，又要浪費一年時間，回東北去工作，也不好見人，最好是和我們一起幹吧——先搞文學。」楊成文正在猶豫不定，他想回東北，又捨不得一個女同學。原來他北京不久便和一個中學女生談起了戀愛。反革命分子知道了這件事，他們便利用這一點進一步腐蝕楊成文。趙興文不斷鼓勵他：「應該搞下去，戀愛不會影響學習，處理得好，生活是会更加幸福。她是資本家的女兒，又有錢，你往哪裏找個更好的去！」楊成文從此天天沉醉在腐化的生活裏，也沒有心思去複習功課了，腦子裏只想「有錢好，幹什麼都方便」；最後，和他的女朋友又發生了不正常的關係。這一條美人計把楊成文搞得糊里糊塗，他把升學，回東北工作等等念头都拋開了，在反革命分子的誘惑下，他也決心要做個「文學家」。

反革命分子和他談文學，不過是個幌子，現在開始要露一些反革命的真相了。張仁找到了一個機會對楊成文說：「我們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了，我們都還年青，應該有遠大的理想，要為自己的未來開闢道路。不瞞你說，我們有一夥搞文學工作的朋友，不久要到香港去，你能和我們走一條路嗎？」
「到香港去，那不危險嗎？」
楊成文很驚訝地反問：「我們是去辦雜誌的，沒什麼，到那裏還可以找人幫助我們，要想搞文學事業，就要到個自由環境，香港是自由港，對我們事業的發展非常有利，這裏不行。」
「我是不問政治的，而且也怕坐牢。」張仁笑了，告訴他：「不問政治是不能生活的。說到危險，只要到了那邊，就不會有危險。」
「那不就是脫離解放區嗎？」
「當然，告訴你實話吧，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就要爆發，將來還不知道是誰的天下，我們這些人都和共產黨有仇，絕不給共產黨做事。你家途也是個富農成分，在這裏還想找到前途嗎？你跟我們到了香港，搞文學也可以，要想升大學，比這裏還方便。」
楊成文還有些猶豫，說：「考慮考慮吧。」

楊成文是怎樣考慮的呢，他想：升學有困難，找個工作，不過是二百來分，到香港去碰運氣倒也不壞。但到香港是否真有前途呢，他也在懷疑。趙興文知道他這缺乏信心，便鼓勵他說：「你不懂歷史，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從發生到發展，再到死亡。共產黨已經發展得很大，不久就要滅亡。我們是正在發生，前途光明，你這個人，就吃了不懂政治的虧，馬克思主義學得太少了。」
這個一貫不關心政治的人就這麼上了當。

反革命罪行

反革命分子在思想上攻破了楊成文以後，接着就拉他參加反革命組織。三天以後，他們把準備給×國駐香港當局的密信給他看，並且告訴他，他們有個反革命組織叫「中國時代黨」。趙興文就是這個黨的中央書記，張仁是組織部長。這個「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而當前的任務就是發展反革命組織，訓練幹部，和帝國主義取得聯繫，而且還準備到香港辦一個報紙來擴大影響，然後再進行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那時，就可以「接管」一切了。同時這對他說，他們在學校裏已經進行過破壞性活動，「三反」「五反」時，他們拉攏了一批落後學生，組織所謂「八人小組」起來反抗學校的領導，在落後學生中散佈反革命言論，污蔑學校領導是一套官僚機構，並造謠說，學校一向沒有「民主」和「自由」，號召學生起來反抗。最後，他們再告訴他，「中國時代黨」已批准他為「黨員」，並決定叫他做外交工作。楊成文既然過去一向不問政治，一心想名求利，這時候，他又覺得找不到其他的好出路，而「時代黨」却可以讓他「做大官」、「發大財」，他的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就讓他很自然的鑽進了反革命的圈套。

已經成了反革命分子的楊成文也不是沒有過動搖的。他看了電影「一貫害人道」，特別是看到反革命分子被捕，他害怕了，回家就把反革命組織藏在他衣包裏的「時代黨」的圖章燒了。反革命頭目趙興文知道這件事，就再三地鼓勵他要壯大反革命的

「對象」

沈同衡畫



已經給我找好了一個科長的位置，在那裏入黨也容易」，又說：「如果你真想離開這兒，我可以保險你找到好工作，一個東北幹部到西南去是吃得開的……」這些都是股仁求之不得的，他立即表示同意。羅頌英說：「我堅決請假，不行就辭職，到了那裏以後，我一定給你想出辦法，不過現在就是缺點路費……」接着就給股仁出了一條「妙計」：「你還是有一些服沒有報明，你就在出差費中多報點，下次你出差時再少報點，兩抵銷，誰敢說你貪污呢？」

「以後是不是还有机会出差呢？」「怎麼沒有机会，我可以肯定，那些沒有搞定的工作，領導上非叫你去做不可！」就這樣，股仁在這幾項出差單據中貪污二十多元，給了他的「知己」。而他的思想上也又增添了一個新的更沉重的包袱。

組織上一直沒有允許股仁離開，羅頌英就鼓勵他退職，於是股仁就寫信成奇組織說：「我要求學習或去部隊，組織不允許，我也不願在這裏受「冤屈」，我願回家生產，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我努力工作，貢獻一定會比在這「惡劣」的環境中多的多，如果組織再不答覆，我相信我是尽了請示的責任，我認爲我可以自己離開這裏了。」組織上對於他這個公然成奇組織的惡劣態度，作了嚴厲的批評，並且警告他說，退職就等於脫離革命。他听了有些胆怯，一時還不敢走。最後羅頌英又叫股仁介紹別人和他一起到西南去工作，正好這時，股仁有兩個同學要求工作，他們信任了股仁，竟放棄了升學的打算，等待他找工作。股仁把他們的證件交給了羅頌英，幸好後來事情發生了變化，這兩個青年學生才沒有跟着羅頌英走下去。

重新開闢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機關裏開展了總結工作和忠誠老實的學習，在這個學習中，組織上對股仁採取嚴厲教育的態度。起初他恐懼，難過，想：「自己已經是貪污分子了，若把一切都說出來，組織上還會不會要我呢？」亂七八糟的個人打算使他不致交代。這時，股仁又在團的報刊上看到了「審判後的談話」和馬小彥、王汝彬等人的可恥行爲，每次看完都要出一身冷汗，思想上引起了激烈的鬥爭。他終於鼓起了勇氣，把自己的錯誤向組織交代了。但是和羅頌英的關係却还是不耽擱，一方面是怕把問題搞大了，另一方面羅頌英在会上還假裝積極，給他提了一些意見，使股仁一時還認不清他的面目。羅頌英的面目終於被破滅了。不久，公安機關

把羅頌英逮捕了起來。原來羅頌英是個反革命分子，他在國民黨軍隊當過上尉參謀，解放戰爭時，他曾指揮一個連襲擊我們的地方武裝，以後被我們俘虜了，朝鮮戰爭爆發後，他興高采烈，鼓勵一起勞動改造的人實行暴動，準備迎接美帝國主義過鴨綠江。他的陰謀沒有實現，後來又假裝積極，被釋放出來，不久便鑽進了我們革命隊伍，在設計院進行了不少技術破壞。有一次爲某廠工程進行土壤試驗，二十九次試驗他竟有意弄錯了十八項。他又在羣衆中拉攏落後，搬弄是非，分化團結，打擊領導；最後，還企圖欺騙、拉走一些青年，跟他一起去作反革命的勾當。他對革命是極端仇視的，而股仁過去却把敵人當做朋友，把親人當做仇人。羅頌英的反革命事實被揭發後，使股仁和其他過去跟着羅頌英跑的人驚醒了，他們終於擦亮了眼睛，劃清了敵我界限，認真批判了自己的錯誤，又重新站到了革命的隊伍裏來。

更正

本刊本年第十三期第二頁上欄第一、二兩行中，「把中國建建成爲一個強大的高度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一句中的「建建」，應爲「建設」；第三行中的「克難困難」，應爲「克服困難」；第五行中最末一句「就能使社會主義早日實現」一句中的「會」字，應去掉。

第三十頁上欄第八行中「香」的「二」字，應爲「秀麗」二字；第二十三、二十四行中的「曉」字，應爲「曉」字。第十四期第十八頁下欄第五行中的「十四億噸」，應爲「一·四億噸」。

如我的人都能入团，爲什麼我还不不能入团！爲了把自己說得高明些，他竟不惜捏造自己的歷史，吹噓自己已在解放前參加過黨所領導的地下工作，解放後參加過蘇聯過渡指導員，是轉業下來的幹部等等。由於他對組織不老实，入团的動機不純，只是爲了滿足個人的虛榮心，因此他的申請未獲批准。於是，他開始對团组织不滿，覺得團員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等着瞧吧，我不參加組織也能幹出名堂來。」

殷仁究竟是怎樣努力幹出一名堂一來說呢？他從設計學校畢業後，被調到剛成立不久的設計院來，因爲工作需要，領導上派殷仁協助籌備實驗室的成立工作，要他到各地去購買儀器。這時，他認爲好機會來了，離開領導遠了，自己可以爲所欲爲了，他乘機玩遍了全東北，又到了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爲了炫耀自己，他在人們面前極力裝成是「了不起」的重要人物，讓人覺得他就是試驗室的「主任」；別人問到他的文化程度，他就說是地質學院畢業的，見到熟人和同學更是誇誇其談，吹噓自己的光榮歷史和工作成績。他爲了表示自己的「高貴」身分，隨便用公款請人看電影，吃吃喝喝，他更覺得這幾年是吃過苦的，現在應該享受一下；於是坐火車就買軟席臥鋪，用公款買了些好衣服來裝扮自己，出差期間還虧空了公款二百多元。當個「重要人物」，沒有手錶還行嗎？他就把老同學的一塊手錶拿了來戴上，說是以後寄錢去送。

這樣，殷仁就由開始並不嚴重的個人名利思想一步步墮落到腐化的道路上去。

沉重的包袱

殷仁虧空的公款彌補不上，騙了同學的錢又沒有錢歸還，這一切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但他因爲顧慮自己的名譽和面子，不肯老老實實地向組織承認自己的錯誤，以便在組織的幫助和教育下，改正錯誤，繼續進步；而是欺騙組織，對抗批評，說他虧空的錢是丟了的，欠同學的錢錢也已歸還了，說他虧空的錢是丟了的，欠同學的錢錢也已歸還了，他還給那位老同學去信說在某月某日已經把錢錢寄去，要他查一查，如果真沒有收到，他還可以再寄。他並不是不知道自己犯了錯誤，但是他却把犯錯誤

的原因說成是：「要是我不去幹那些工作，什麼錯誤也不會有。」因此，組織上批評他，他還感到很「冤屈」，拒絕承認錯誤。這時，試驗室正式成立，派來了主任和技術指導，領導上把他分配到試驗室做具體工作，他更爲不滿了，他自以爲籌備成立試驗室的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回來不當主任，至少能當個組長，現在呢，要地位沒有地位，搞這些行政工作，又「浪費」了不少本來可以鑽研技術的時間。沒有爬上領導地位，又「荒廢」了技術，對眼前這個具體工作他認爲學不到技術，不合理想，不如索性離開這個環境，去升學，還可以學一套本領，回部隊，待遇也比這裏高些，於是他就三番五次地要求組織調動工作。

組織上自然不會答應殷仁的這種要求，並進一步對他展開了嚴厲的批評。但是他不但不服自己的錯誤，反而認爲組織上平時很重視他，有了錯誤就來「整」他，把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看成是一種「打擊」，「阻礙」他的前途。用個人主義來推動自己進步的人，一旦個人名利的要求得不到滿足，革命積極性便會馬上下降。殷仁正是這樣，他開始消沉了，工作不專心，常出錯誤，儀器生鏽了，零件丟了也不加過問；各種活動不願參加，有空就看小說，和同志們也疏遠了，越來越孤獨痛苦，認爲「沒有人了解我」，精神也萎靡不振。常常失眠，甚至在夢中還喊着「我要離開這兒！」

在懸崖的邊緣

就在這個時候，殷仁的身旁出現了一個特別「體貼」他的人，這個人叫羅穎英，每天下班後約他一同去散步，「安慰」他，對他很「溫暖」，一切都順着他。他喜欢看電影，羅就陪着他一同去，他喜歡文學，羅就和他談文學，殷仁發牢騷，羅穎英就喜歡上加油地說：「我們的苦悶是客觀環境造成的，黨、团组织絲毫也不關心你！」又說：「你過去積極工作，得到些什麼好處呢？」這些話正說到殷仁心坎裏去了。本來殷仁思想上也隱隱約約有着這種想法，听了這些話，就覺得只有羅穎英才真正了解他，因此他們的關係就越來越親密了。原先，殷仁對這個人

並不是不了解，也知道羅穎英是一個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過去也把他個人的可疑行動向組織上彙報過，可是這時他已完全喪失了政治警覺性，故我界限完全模糊了，竟認爲羅穎英是一個「人」，內心裏還感到過去對他的懷疑是不應該的。

一個人距離革命組織和周圍的同志越遠，距離反革命也就越近。殷仁的道路是越來越危險了。

在羅穎英的拉攏和影響下，殷仁和幾個思想落後的人，漸漸形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小集團，他們在一起無話不談，發牢騷，講怪話，議論別人，謾罵領導，而且在周圍的同志中間散佈什麼「領導掌握政策有偏差」、「部門領導把團員和青年分開看」、挑撥青年和領導的關係、製造不團結的現象，使工作受了不少損失。但是殷仁却感到只有和他們在一起才有「溫暖」，而這些人對他的「同情」和「支持」，又使他更加頑強地堅持自己的錯誤。殷仁本來就要離開這個「惡劣的環境」，這時羅穎英就進一步拉攏他，對他說：「我今年準備請假回家，到西南去工作，我哥哥和很多朋友都在貴陽，他們



高帽子

丁 聰畫

只是暗下决心要拚命鑽理論，「有了木錢，什麼都好說」。由於謝力同志有一定文化水平，也鑽理論，所以在那一段時期內業務提高得較快。隨着機關工作的迅速發展，不久之後，領導上就讓他獨立負責「小攤子」工作。他很高興，「領導上很看重自己」，工作勁頭就更大。但另一方面，在這段工作中，同志們對他卻有意見，覺得他「有些自高自大」，「好擺領導架子，高高在上，總指揮別人」。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謝力同志調到上一級機關工作了。初聽到這個消息，他興奮得很，認為「這是被提拔了」。到上一級機關，出路就更大。「那知到了上級機關後，由於工作局面更大，任務更重，組織上當然不能讓上級獨當一面，只派他到一個科內做具體的助手工作」。於是他大為不滿，認為「在內大小是個領導」。現在我是压在最底層了，謝力同志追求個人名利，個人發展，自然就與集體利益發生了衝突。首先，由於個人名利得不到滿足，他的工作積極性就逐漸下降了。他在工作中，處理事情常常浮皮潦草，「有空就讀書，他認為：『自己當不上領導幹部，但鑽理論，做個理論家也好』。他很關心學政治理論，但却不喜歡太過組織生活，注意鍛煉自己的思想，尤其這個上級組織領導上對思想工作抓得更緊，團內經常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對組織生活就更不積極。甚而說：『這裏抓得太緊了，真不自由。』」有「窮逼人」。

謝力同志鑽革命理論，並不是為了自己思想改造，而是在為個人圖名，所以理論越讀得多，也就愈自負。一九五二年機關評級，他被評為十八級，這本來已够高了，但他却為這鬧了好幾天情緒。他不但說：「革命隊伍，也要分什麼級別，真想不通。而且又到处與人比，說『×××水平並不高，為什麼比我高一級。』」×××參加革命比我晚，他也是十八級。」由於他自視很高，覺得自己「參加革命早，有水平，又熟悉業務，却没有被提拔。」所以就總感到鬱鬱不得志，對組織也就很不滿意，漸漸就與領導對立。在工作中，領導交給他的任務，他往往不堅決執行，好打折扣。對於領導同志的意見他似聽非聽，再不然就是唱反腔。對同志與他談工作，意見還沒有講完，他立刻就從反面提意見來反駁；有時領導同志考慮了他的反面意見，他又回過頭來主張領導原來的意見了。別人批評他對抗領導，他還振振有詞地反問：「為什麼要人云亦云，唱一個調子呢？」對領導難道就應該低眉屈膝，事事順從？」

謝力同志一九五〇年就已在申請入黨了，口頭上也常表示「迫切」要求解決這個問題，但因他有很多思想毛病，當然不能吸收他。入了黨，他也不是很好去改造自己，反而怨天尤人，說：「我早已够入黨條件了，假如不是因為調工作，入黨問題早就解決啦！」某某參加革命比我晚得多，為什麼他入了黨了？他很悲嘆自己的「命運多乖」。二十好幾歲了，還是一事無成。「前年年终奖定時，因為他的思想問題越來越嚴重，工作十分不負責任，所以，在團支部分會上大家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領導上在全體幹部大會上也點名批評了他。這一下，他更心灰意懶了。感到大家這樣嚴厲批評他，是在故意跟他為難，不了解他，對他有成見。『為什麼只抓我的缺點呢？難道我沒有一點優點？』」我的工作成績，他們一點也不提。

他尤其憤慨，大概是「科長和科內某些黨員在搞『宗派』」，故意「打擊報復」他。從此他對組織對同志更不滿，更不願意接近領導和那些嚴格批評他的同志。他感到這裏「沒有溫暖，冷冰冰」，因此也就和另幾個愛發牢騷的人搞在一起了。當他和這些人在一塊兒發牢騷，議論領導和思想進步的同志的時候，他感到「很痛快」，肚子裏的「怨氣」都出了。日子一久，他與這幾個人的關係就更加密切，形成了一個小集團。

在這個小集團中，有的是一個人主義的，有的政治面目不清，而起核心作用的卻是一個階級的革命分子（最近查出來的）。謝力同志對謝力是特別「同情」，「關心」的。在謝力發牢騷，說領導對他有「成見」的時候，他就「安慰」謝力，說：「看得遠一些吧，你總有一天會出頭的。」入黨不成，應該怎樣呢？這個反革命分子說：「沒關係，你在業務上搞出一套來，給他們看看。」你看他們

（指領導）離開了我們這些入不成。」他又挑撥謝力說：「他們（指幾個黨支委）不敢發展你入黨，就因為你敢堅持原則，大膽提意見。」

這些話談得越多，謝力就越「憤憤不平」，越覺得自己「不能安協」。因此他在工作上就更經常挑領導上的缺點，在背後常把那個科長說成是「領導無方」，「工作一團糟」，有的同志指出他這樣議論領導是個錯誤，他卻反駁說：「照這樣說，對領導歌功頌德就好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因而也更「討厭」這些作風正派的同志，為了「報復」這些同志，他也常常誇大別人的小缺點，在羣眾中散佈。由於他似是而非的議論還能迷惑一些年輕幼稚的同志，所以就使得他們科內同志之間不夠團結，而工作的開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謝力同志的思想問題長期未得到解決，最近我們在學習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檢查思想時，同志們都覺得在這次有必要着重批評他的錯誤思想。在討論他的問題時，同志們都嚴正指出他對抗領導，不滿組織，搞小集團，挑撥是非，性質是非常嚴重的，如果不克服，發展下去，就有反革命的可能。現在，謝力同志雖然已初步承認自己有錯誤，但思想還沒有完全搞通。他認為：「我反對的只是個別領導，個別同志，難道真的就是一種反領導反組織的思想行為嗎？」「我在解放前就參加了反蔣學生運動，早已有革命覺悟，怎麼現在竟有發展到反革命的可能呢？」「我是熱愛黨的，所以我才一再申請入黨，為什麼一個積極要入黨的人會有反覺情緒呢？」

更成問題的是，因為他還沒有勇氣決心改正自己，還有小尾巴抓在敵人手裏，所以他對肅清階級反革命的鬥爭，態度也不够積極。當同志們要他揭發那個階級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言行的時候，他態度很不堅決。他怕一旦別人也揭發他，不滿組織的言行，自己也會被同志們懷疑，受到牽連。顯然的，謝力同志的錯誤是十嚴重。為了幫助他進一步深刻認識錯誤，我們現在正在繼續對他進行批判，同時，也希望從廣大青年同志那裏得到幫助。

謝力同志的錯誤思想有什麼危害？

下面我們發表了南京一個知識青年的錯誤思想情況。這個青年由於有極端濃厚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長期不克服，逐漸發展到對革命組織採取惡劣的對抗態度，甚至和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形成反黨小集團，犯了嚴重錯誤。我們認為，這個青年所犯的錯誤，並非偶然的，這是一個參加了革命而思想未加改造的青年很容易走向的途徑，這種現象也並非個別的，在當前社會主義革命日益向前發展，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時期，在各個崗位上都有不少青年或多或少存在着類似的思想情緒。因此，公開討論他的錯誤思想，對於提高廣大青年思想覺悟，加強政治警惕性，防止反革命敵人鑽空子，都有重大的意義。在討論時，我們覺得大致可着重這幾個問題：

一、我們參加革命是爲了什麼？謝力同志參加革命的動機是否正確？像謝力同志那樣鑽研革命理論，業務，有些什麼錯誤？爲什麼說在革命陣營裏單純要求個人獲得發展，是不對的？也是行不通的？

二、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嚴格的批評是否「不溫暖」？嚴肅的組織生活是否「不自由，逼人」？批評與打擊有何不同？謝力同志說：他們那裏的同志在「閻宗派」，對他有成見，故意「打擊」他，對不對？我們有錯誤，受了批評以後，應該怎樣？

三、我們要求入黨應該是爲了什麼？如果因爲不合黨員條件，一時不能入黨，應該怎樣办？單純從業務上找出路，可以嗎？應該怎樣正確對待領導？搞小集團，挑撥打擊，爲什麼說是很錯誤的？

四、謝力同志錯誤思想的根源是什麼？嚴重性何在？爲什麼說他的錯誤發展下去，就有反革命的可能？他應當怎樣對待這次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五、爲什麼說謝力同志希望廣大青年讀者多多發表意見，踴躍地把自己關於對待以上問題的認識，具體寫給我們。稿子要寫得具體些，每篇稿子最好圍繞一個具體問題來談。不要受我們以上所提出的幾個問題的限製，有什麼新的問題可以提出來，自由發表意見。參加討論的稿件，請在信封上註明「問題討論」。

編輯同志：

在這次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我們機關也進行了緊張的學習，爲了提高警惕，不上敵人的當，我們曾結合自己思想進行了檢查。檢查中我們特別對一個叫謝力的同志的錯誤思想作了批判。爲了進一步幫助他改正錯誤，我們徵求他本人的同意，把他的情況寫給你們，請你們考慮是否要予以發表，並公開討論。

編者

謝力同志今年二十五歲，地主階級家庭出身。他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當職員，抗戰前夕，他家庭已開始沒落了，抗戰爆發，家鄉淪陷，他就隨家裏的人到了大後方。在這以後，他的家庭生活更困難了，他父親在「事業」上也很不如意。他父親常常「教導」他說：「我這一生是沒有什麼出息了，將來光宗耀祖要看你的了，你要好好讀書，以便將來出人头地。」這些話在謝力同志幼小的心靈中，刻下很深的痕跡。他決心要拼命讀書，能作「人上人」。

抗戰勝利了，他隨家遷到了南京，念了高中。當時國民黨正發動內戰，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而學生們爲了反對國民黨黑暗統治，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起初，謝力同志仍埋頭讀書，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後來，現實生活也剝奪他不能安心讀書了。尤其當他看到國民黨屠戮青年學生的暴行以後，他更覺得「這個鬼社會真太黑暗，逼的人們走投無路，我不反抗，那有出頭的日子。」於是他也參加了學生運動。遊行示威，辦壁報，他都很熱情，後來，他被選爲班會的負責人。

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了，他懷着極興奮的心情迎接這理想的日子，他幻想着：「從此一切都自由了，一切都解放了，現在我們能夠出頭了吧！能夠好好發展自己了吧！我要大大地幹一番事業。」於是，他很快地加入了青年團，並走出學校，參加革命，被分配在一個文化機關工作。謝力同志在解放前雖然參加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鬥爭，解放後，也熱情傾向革命，但由於他對革命，對共產黨認識比較模糊，參加革命工作的目的不正確，再加上沒有很好提高自己的覺悟，所以到革命隊伍以後，就漸漸產生了很多矛盾。

他在剛參加工作時，由於自己水平較低，只能做事務性的工作。雖然他對這工作並不太滿意，感到幹這些沒有什麼出息，但一想起自己事事生疏，比起參加革命較早的同志，的確還差一些，所以一做還是願意積極努力去完成任務。他一到革命隊伍，雖然也有點奇怪：「共產黨不是很講民主平等嗎？爲什麼還有上下級之分，還有什麼請示報告，還有很多紀律！」他感到組織是一種束縛，領導不照顧自己的發展，但他表面上還不敢對抗組織和領導。

七万万兩黃金

在中國的近代史中，我們比較熟悉的兩筆巨款的數目字，一個是四萬五千萬兩，另一個是五万万兩。四萬五千萬兩是滿清政府在八國聯軍進北京以後，在辛丑條約中答應的賠款數字。這個數字代表着中國人民巨大的災難！想一想吧，當時的中國人民除掉供應地主階級和滿清政府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揮霍，以自己的血汗來滿足他們的墮落淫佚的生活之外，每一個中國人平均正要拿出一兩白銀，來奉給這一政府的外國主人，在這個數字裏面，有着多少辛勤的血汗，多少痛苦的眼淚和多少無辜的死亡呢！

五万万是金子的兩數，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沒有被中國人民推翻他們的統治以前，所搜括到的資財的總數。這個數字代表着：蔣介石王朝除了滿足他們外國主子唯恐的慾望之外，僅僅在二十年中，就平均向每一個中國人口搜括了一兩多黃金！這麼能夠不是慘重的中國人民的災難的進一步加深呢？對於這樣的統治者，中國人民怎麼能夠不深痛惡絕呢！

查一查留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舊中國的歷史吧！任何一筆款項，它的數目字愈大，它為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就愈大愈深。

中國人民仇恨那些過去的帶來了災難的巨大的數目字！

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民却以無比的欣欣鼓舞的心情，來歡迎一個更大的數目字，這個數字帶來的不是災難，而是幸福，不是無底黑暗的深淵，而是無限光明的前景。

這個數字就是七万万兩黃金。

這是我國中央人民政府準備在五年內用於國家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支出。它的原數字是七百六十六億多人民幣，如果折合黃金，就是七万万兩。

我們要用這筆款子來建設我國的重工業的基礎。我們要把建設起自己的現代化的鋼鐵聯合企業，巨大的機械製造工業，火力發電站和水力發電站，露天煤礦和巨大的煤礦鑿井，油井和煉油廠，各種有色金屬的冶煉和延壓的工廠，以及各種基本化學的工廠。而這些東西在反動統治時代，我們是沒有的，或者只有一點點。有了這些工廠，我們就有原料，有動力，有燃料，使我們的機械製造工業大大地發



的農具工廠，和化學肥料工廠。我們的農民除極少數使用新式農具和拖拉機外，絕大部分還在使用着舊式的農具，在少數民族地區還在使用着原始的刀耕火種的方法。有了這類的農具，在我國廣大的土地面積上就能使用大量的新式農具，和拖拉機，就可供應農業以大量的氮肥、磷肥等化學肥料，就可使農業得到技術改造。我們的農業合作社，將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發展成為現代的、機械化的、集體化的農莊。

我們要用這筆款子來建設機車車輛廠、汽車廠、飛機廠和輪船廠。有了這些工廠，我們就能自己造出火車頭、汽車、飛機和輪船，使運輸業獲得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使運輸業得到技術改造。

五年內我們在工業方面一共要建設多少工廠呢？

五年內我們要建設規模較大的工業建設單位六百九十四個，其中的骨幹就是蘇聯對我國設計的一百五十六個建設單位。規模較小的工業建設單位，則有二千三百個。這些規模較小的單位，一般都可以，在五年內建設成功，可是，六百九十四個建設單位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能建成的只是四百五十五個。而在一百五十六個項目中，第一個五年計劃內能夠完全建成的就只有四十五個，其餘的要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內才能建成。這個道理是容易明白的，因為愈是大規模的工廠，建設起來就愈需要時間，當我們建成了上面所說的那些工業企業，主要是作為骨幹的那些巨大的、蘇聯設計的建設單位以後，就不僅可以把我國從技術極端落後的狀態，轉移到現代化的技術軌道上來，而且將使我國具備改造全部國民經

展，使自己能够做出重型的、成套的機器和設備以及非常精密的機器，如巨大的高爐和平爐，煤礦鑿井的設備，採油和煉油的設備，大型的和精密的複雜的金屬切削車床等。當我們能够自己做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才能用新的機器和設備來裝備自己的工業，使得工業本身得到技術改造，以大大地提高我國工業的生產能力，使中國變為工業化的強國。我們要用這筆款子來建設拖拉機製造廠，現代化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 (一)

孫 洙

一切變化的根源

我們的偉大的祖國正處在一個新的時期，它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可愛，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變化得快。

如果你離開一個城市兩三年再回到那裏去時，你會驚訝地發現一個個巨大的建築已經矗立起來，遮住了這個城市的某一個側面，使你幾乎辨認不出它的面貌。在長春，原來長滿了一片綠油油的高粱的郊區，現在突然出現許多巨大的廠房，其中有的高達二十公尺，連同它們的許多附屬建築，簡直像是一個新的城市出現在舊城市的旁邊。在瀋陽，在那些奇異地蓋滿了鵝卵石的山莊地附近，一羣羣的巨大的近代化的建築物，俯瞰着那些原來的土造的低矮的平房。從東北到西南，全國許多城市的面貌都在變化着。無數的煙囪正伸向祖國的天空，讓它們吐出的煙霧在陽光中閃耀着變幻的色彩。它們彷彿在告訴我們，祖國的工業的心臟正在迅速地壯大着和有力地跳動着。

不僅城市要迅速地變化，廣大的農村也在飛快地變化着。黑龍江省克山縣利民村裏，大片土地已經看不見過去的界地和地角了。春天，這裏高高地堆着糞肥，秋天，這裏的莊稼茁壯地長着。比附近的莊稼要高出一個頭。天一亮，三十來個男女勞動力就與高粱烈地下到這片地裏。這些是什麼人呢？這是楊顯亭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當晉中平原進入緊張的秋收時，榆次縣張家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天一亮就在噹噹的鐘聲中吆喝着牲口下地了，他們剛把一輛輛滿載穀物的大車從田裏拉回來，拖拉機

的拖拉機就發出突突的响聲，牽引着犁耙替這個合作社翻耕了。這個村在一九五三年每畝產糧平均比同村的單幹農民高出百分之三十八。像這類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一九五二年才有幾千個，到一九五四年底已經發展到約六十萬個，到一九五七年就要發展到一百多萬個。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戶將要這樣組織起來，農村的面貌也將有着巨大的改變。

不僅農村在飛快地變化，而且邊遠的荒僻的地區也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在阿爾金山和祁連山南部的柴達木盆地，面積有二十二萬平方公里，它比浙江省還要大得多，可是多少世紀以來那裏一直是荒無人煙的。一任野牛、野馬和羚羊在廣闊的草原上奔馳。只在近十年來，才有很少的哈薩克人從新疆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逃到那裏從事遊牧生活。可是，我們的地質工作者已經在那裏發現了儲油的構造，長列的汽車正打破了原始的靜穆，載着地質勘探人員和帳篷、勘測器材駛入了盆地，鑽機的骨架一個又一個地在原野裏出現，巨大的油井將在這裏建設起來，把埋藏了億萬年的石油汲取出來供應祖國建設的需要。雖然這裏終年不下雨，但是柴達木河、金果爾河和它們的支流却有着充足的水源可資利用，土地也很肥沃，僅在東部和南部地區就已發現有幾千方畝土地可供開墾，初步試種有些地方每畝可以收到八百斤小麥。因此，農業也將隨着工業的需要在這裏發展起來。

這一變化不僅是在改變着社會的面貌，而且還要深遠地改變自然的面貌。我們在五年內將開始進行黃河的綜合開發工作。經過幾個五年計劃，數千年來帶給人民多少苦難的黃河將永遠造福於人民。

它可以使得沿河一億一千六百萬畝土地得到水利灌溉，許多乾旱的土地，將要變成高產量的技術作物區，可以使得黃河的濁流變成碧澄的江水，讓大貨輪通到鄭州，淺水輪直達蘭州，可以在蓄水上建立起一些巨大的發電站，這些發電站的發電量，將為我國在一九五四年全部的發電量的大約十倍，由於建設了蓄水池、水源地和推行水土保持的工作，許多地方的氣候也將要變得濕潤與溫暖，特別由於水土侵蝕減輕和水利灌溉的結果，沿河糧食總產量將要提高一倍。

所有這些變化的發生，不僅是由於我們了解了自然的規律，使一切近代的科學能夠為我們的建設服務，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經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打破了它對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解放了勞動，解放了技術，並按照經濟發展的客觀的規律，制定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就開始來講講關於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





超齡團員退團是否是落後的表現？

編輯同志：

我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團員，入團已五年了，由於在革命鬥爭中政治覺悟提高不快，到現在還沒有入黨。但是，我沒有失掉對入黨的信心。我還是和其他團員一樣，要求進步，希望把工作與學習搞好，在實際鬥爭中更好地鍛鍊自己，爭取入黨。但是近來我有一件苦悶的事，沒有解決。我現在已經超齡了，每當過團日的時候就覺得沒有興趣，感到團的活動不合自己，在团支部經常組織的文娛活動中，要我和十八、九歲的團員在一起唱歌、跳集體舞，我就唱不起來，跳不起來了。我已經是幾個孩子的母親，自然不能像年輕的人那樣活動。因此，我想申請退團。但我又顧慮：超齡團員是否可以退團呢？退團是否落後的表現？是否會被其他同志輕視？還有一點我特別顧慮的：退團是否會影響我入黨？編輯同志：對以上的問題，我左右思想弄不清楚，請您幫助我正確認識這些問題。

孫芳芳同志：

你提出的問題，其實早已有明確的解答。團章第一章第六條就規定：「超過二十五歲的團員，凡願退團者，得向支部委員會申明退團。」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章程的報告」又對團章的這一條規定作了如下的解釋：「青年團是一個有着一定年齡限制的先進青年組織，超齡團員提出退出團的組織，應認為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由此可見，超齡團員是可以退團的。

我們說超齡團員退團是一種自然的現象，這是因為超過二十五歲的團員，隨着在年齡上的增長，已逐漸失去青年的特點，並產生與青年不同的而與成年相近的興趣、愛好與要求。而另一方面青年團組織對青年進行工作則必須根據青年特點照顧青年的特殊要求，無論在內容上，方式上都應該切合青年的需要。比如，我們對青年進行教育，常常更多地採取生動活潑的方式，這是廣大青年所喜聞樂見的，但超齡團員則因生理和心理已有變化，就不一定歡喜這些。我們幫助青年學習，為了適應青年知識經驗不足的特點，使青年能更好地接受就往往更

廣西藏者 孫芳芳

多地通過具休形象的東西（如着重採用文藝小說、英雄形象等），而年齡已大的超齡團員，由於知識經驗都較豐富，在學習上，則會有更高的要求。再加上超齡團員在生活上也有更高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年紀已大的超齡團員不適應他內生活，而青年團又不應該丟了青年特點去滿足他的不同需要，他們產生退團的願望乃是十分自然的事

茹爾賓一家 柯切托夫著 嚴興 韓鳴譯
這本小說描寫了蘇聯造船工人茹爾賓一家三代人的生活。作者通過拉達河上造船廠重建的過程，描寫了蘇聯工人豐富多彩的生活，使人從無數優美動人的畫面中，接觸了新社會中人們生活的變遷和新的道德品質的成長。
(定價：1.66元)

勇 敢 薇拉·佩特琳斯卡雅著 關子素譯
這是一部描寫蘇聯共青團員在黑龍江邊建設共青城的長篇小說。這些英勇熱情的建設者，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克服了無數的困難，忘我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暗藏敵人的反革命分子作鬥爭。
(普及本定價：2.00元)

高玉寶 高玉寶著
本書是戰士作者高玉寶所寫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書中描寫了幼年時代的高玉寶和他的家庭遭受日寇、漢奸、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同時，也描寫了高玉寶的反抗精神。書中通過高玉寶家裏的遭遇，反映了敵人統治下的農村和城市人民的悲慘生活，也反映了我國勞動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鬥爭精神。
(定價：平裝0.53元，精裝0.95元)

畏 友 列敦尼德·日阿里科夫著 洪川譯
這本小說，通過頓巴斯工廠區幾個出身於工人家庭的孩子們的成長，通過他們對事物的了解的變化，通過他們在鬥爭實踐中所採取的英勇行動，把偉大的蘇聯工人階級在革命初期所進行的最艱苦困難的鬥爭面貌，真摯動人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本書一九三八年蘇聯出版時就獲得了廣大讀者的高度評價，一九五二年作者進行了修改和增訂，獲得了更大的成功。
(定價：1.60元)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情。超齡團員不滿足團的生活，要求退團，是不是落後的表現呢？在這裏，我們應該看到，所謂落後主要是具有錯誤思想，而又不努力去提高覺悟的人，比如因鬧個人問題，對組織不滿，害怕艱苦，不服於組織分配，發展到要求退團，那就說那是思想十分落後的表現。至於有些超齡團員，祇是因為興趣愛好需要的不同，不滿足團的生活，申請退團，而他們同時仍然在迫切要求進步，願意更好地提高自己，那我們怎麼能說這是思想落後的表現呢？無論如何，我們青年團組織和青年對於這種行為，都不應該加以批評或輕視，打擊。

同樣的，關於要求退團是否會影響入黨的問題，我們也認為，你不必過多的顧慮。既然因超齡而退團是一種自然合理的事情，那退團就不會成為妨礙你被吸收入黨的因素。只要你在退團之後，繼續保持政治上的進取心，主動靠近和爭取黨組織的幫助，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各種政治鬥爭，忠誠刻苦地搞好工作和學習，從而不斷地提高覺悟，使你自己達到黨員標準，合乎入黨條件，我們相信，你入黨的願望還是有可能實現的。
(于昆答)

濟的技術基礎。我們就將真正地成爲一個經濟上和技術上的獨立的國家，從而使得我國的國防能力得到大大的加強，使我國從經濟上和技術上擺脫了落後和挨打地位。不僅是這樣，在具備了這一個技術改造的基礎以後，我們就將依靠它們來全盤地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並逐步地使我國成爲高度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

除了發展上面所說的重工業之外，當然我們也要適當地發展輕工業，如紡織、食品、醫藥等工業，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五年計劃規定，在全國國民經濟基本建設投資中，有將近百分之六十是投入了重工業和輕工業部門的，可見我們投資的重點是工業。而在對工業基本建設投資中，又有百分之八十八點八是投入生產資料的生產，即重工業的生產，只有百分之十一點二投入消費資料的生產，即輕工業的生產，可見我們的投資的重點是重工業。

也許有人會說，發展重工業是對的，可是對輕工業的投資太少了，爲什麼不對輕工業多投一些資呢？我們不妨假定國家接受了這位同志的建議，削減了某一個重工業的項目，而增加了幾個輕工業的項目——比方說，四個紡織廠。建設這幾個紡織廠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但是，當這幾個工廠正準備投入生產的時候，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問題——沒有原料，沒有紡織工廠的建築規模本來就和農業中的計劃規定的棉織工業的建築規模本來就和農業中的棉花生產平衡過的，原有建設的工廠已經把一九五六年生產的棉花都用上了，於是額外增加的這幾個新建廠就只好停工，同時還得給廠裏的工人發維持費。這樣做，大家也會覺得不好，那就另外建設點別的什麼輕工業吧。可是，糖也好，麻也好，捲菸也好，這些東西，都是依靠農業供給原料，而這些原料都已經經過平衡，在五、六年計劃內都有相當的工廠把它們給用上了。所以再建設什麼輕工業的工廠，農業的原料就跟不上。建成之後，工廠也用不上。

不僅如此，增加幾個輕工業項目，就得減少什麼重工業的項目。減什麼呢？如果減去某一個城市的一個電站，那末那個城市裏新建的其他企業就沒有電用，就不能工作；如果減去了一個鋼鐵廠，那裏有的機械工廠的材料就得不到保證；如果減掉一個機械工廠，那末又會有什麼新建設的項目的設備不能得到供應……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牽一髮動全身，用到了這裏，真是再恰當不過的了。五年計劃裏的重工業的項目，彼此之間都是互相密切地聯繫着的，不僅在長遠的生產關係上的協作是互相配合的，而且在建設進度上也密切地互相配合着的。所以重工業的項目是不能够割裂的。

我們還將用這筆款子來發展農業，進行水利建設，繼續根治淮河，開始黃河的綜合開發工作，準備長江的綜合開發，並營造廣大的防護林，用材林和水源林，逐步把分散的落後的農業變成機械化和集体化的農場。使廣大農民逐步免除除水旱等自然災害和貧窮的威脅，而且我們還要準備消滅產生貧困的根源和根本改造自然的面貌，使大自然的無限的潛力爲我們服務。

我們還將用這筆款子來發展鐵路、公路、內河和沿海的交通運輸事業。過去我們從西北到西南只有一條破破不堪的公路，到新疆去要走兩三個月，到西藏去甚至要跟上毛牛走將近半年。可是，現在我們正在修建貫通西北的鐵路，貫通甘肅到新疆的鐵路和打通國際交通的從內蒙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鐵路以及其他許多重要的鐵路。我們正在修建貫通到西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公路和沿海地區的重要公路，其中，工程巨大的康藏和青藏公路，現在已經通車了。我們還準備將來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聯結和建設內地和沿海的鐵路網和公路網，進一步發展內河和沿海的航運以及發展航空運輸事業。

當然，我們也還要用這筆款子的一部分在五年內建設許多大學、專門學院、中等技術學校以及更多

的普通中學和小學；我們要建立許多新的醫院、療養院和醫療站，建立許多新的文化館、電影院和劇院。五年內，我們將要培養出大批幹部，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將要逐步地提高。舊中國的統治者所造成的落後和愚昧就要一去不復返了，在我們前面，已經展開了一幅無限美好的高度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的遠景。這七千萬兩黃金給我們帶來多大的幸福啊！

(上接第二十五頁)

青年們是那麼迫切要求和平，要求各國青年的友誼。美國直到今天還佔領着我國的領土台灣，然而參加加歌節的美國青年却對中國青年表示了非常友好的態度。在歌節開幕那天，大美國青年高唱着中國歌——「團結就是力量」，走進斯大林廣場，這首歌曲是中國青年在反對美蔣統治的鬥爭中，在面對着美蔣的機槍、手榴彈的威脅的時候，經常高唱的歌曲，今天從我們的美國的青年的朋友口中唱出來，听起来令人感到多麼親切！當美國青年的隊伍經過中國青年隊伍前面的時候，他們熱情地走上來和中國青年擁抱，把美國國旗和中國國旗並排在一起表示兩國青年的友好。美國正在武裝日本，企圖把日本作爲進攻中國的跳板，然而日本青年在歌節期間舉行的反對原子武器的大會上和中國、蘇聯等國青年一道，在日本音樂家的指揮下，同聲高唱，決不讓原子彈再爆炸」的歌曲，美國青年代表還在會上表示：美國青年在反對原子武器的鬥爭中，永遠和日本青年和各國青年站在一起。帝國主義者在武裝西德，在分裂德國的統一，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西德的青年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分裂，他們合組了一個德國青年代表團參加加歌節。在歌節開幕那天，他們高呼着和平與友誼進進會場，這對於那些阻撓德國青年，想使德國青年充當炮灰的人是多麼好的回答。青年們不要戰爭，帝國主義就無法發動戰爭。全世界的青年朋友們，讓我們更緊地團結起來，爲和平與友誼而鬥爭吧！

有文化的人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合作制越高级，所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就越迫切。没有相应地文化科学的發展，農民文化的提高，和有計劃地供給農村以文化知識人材，就不能實行農村社會主義的徹底改造。再說，今天農村的個體生產和個體勞動，爲了進一步發展生產，也不能不懂得一點文化、有文化的個體生產好。因此，認爲勞動不需要知識，務莊稼不需要文化，高中畢業學生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太可惜等想法是錯誤的。應該加以改變。

畢業學生到農村去，究竟能起什麼樣的作用，這也是值得加以說明的一個問題。有些人，連畢業學生自己，都對這個問題，仍抱懷疑態度。說他們回到農村來「搞不起糧，拿不起重」，「一瓶不滿，半瓶子攪盪，弄啥也不中」。這是不了解，或輕視這批畢業學生回農村有巨大作用的一種思想表現。自然，許多年齡較小的學生，目前回到農村確實還不能起很大作用，但是積極組織和領導他們學習，再過幾年就不同了。至於年齡較大的學生回到農村後，不論在文化事業上，或在生產事業上，都會起巨大作用的。這批學生是在國家關懷和培養下，取得了一定的文化科學知識，他們回到農村，就是一支很大的比較有教養的先進生產戰士和先進文化傳播者。根據已往回到農村的高小、初中畢業生的情況來看，他們回到農村，至少有三種作用：首先，通過他們一部分人在農村當民校教員、農村宣傳員、讀報組長等，進行文化上的傳播，使農村識字人會漸漸增多起來。農村的文化革命，也將在他的幫助下，得到進一步的深入，文化低的農村，逐漸變成文化較高的農村，如各地冬學和常年民校的教師中，高小畢業生一般均佔三分之二以上。有許多畢業生在農村圖書室、俱樂部、業餘劇團等組織中則起了骨幹的作用。其次，在互助合作運動事業中，所需要的成千成萬的具有各種文化水平的初級辦事人員，也將陸續得到解決，如山西新建的二萬餘個合作社中，擔任會計和助理會計的高小畢業生有五千八百餘人，而這個數目是遠不能滿足需要的。再次，農村生產技術水平，也將通過他們向廣大

農民的宣傳、介紹，得到逐步提高。如廣西鬱林縣一九五四年五月召開的從事勞動的高小、初中畢業生代表會的二百四十一個代表中，就有一百五十一人運用黃泥選種、澆水浸種等先進生產方法，有一百三十三人宣傳並組織羣衆向旱災、虫禍等自然災害作鬥爭。農業技術水平提高，對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意義是很大的。

一兩年來，我們已看到農村模範知識青年，是在到處不斷出現。除大家熟知的全國聞名的徐建春等模範人物外，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就手頭所有的材料，如廣東梅縣出現的有艱苦勞動、克服困難、帶動全村組織起來，而自己又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的優秀青年范浩華，有安心農村工作，在各項運動中連續十次功臣模範、光榮入黨的林金九，有熱愛勞動，在耕羊事業中作出優異成績的楊冬和；還有運用科學知識，進行農業技術革新而獲得丰收的李根連。其他各省、各縣也都有這樣的模範青年，這裏不一枚舉。因此，有一定文化知識水平的畢業學生，回到農村，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村生產發展，對農村文化事業的增進，是有巨大意義的。輕視畢業學生回農村的作用是不對的。畢業同學爲了在農業勞動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就必須發揮長處，克服弱點，努力學習生產知識，不但要學習先進生產技術，還要虛心向有經驗的老農學習；同時，還要努力學習階級鬥爭的知識，在實際工作中親身領會黨的各項政策，增長自己的政策水平。這樣，从而使自己在校所學得的各門基本知識，和實際聯繫起來，讓自己在參加農村勞動生產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鬥爭的過程中，逐漸成爲農村生產建設中的專門人材和有實際鬥爭經驗的政治工作者。我們希望成千上萬不能升學的高小、初中畢業的農村學生，除年齡幼小只能幫助家庭做一些零碎活而主要地應當組織起來有計劃地自學外，其他均應多方面地加以考慮，端正自己的認識，服從國家的需要，愉快地走上農村的生產建設崗位。

到阿爾泰去

黃天祥

感謝蘇聯共青团中央週到的安排，我們代表團的一部分同志榮幸地作爲新中國的第一批代表訪問了阿爾泰邊區。在有些人的想像中，阿爾泰是一個荒涼苦寒的地方吧！但這種想法是過時了。拿氣候來說吧，今年的春天到得特別遲。當我們停留在莫斯科

科的最後幾天，樹枝才開始長出嫩葉，可是我們一到巴爾圖爾——邊區的首府，有著巨大工業的城市——，就發覺這裏已是綠樹成蔭，春意正濃了。

對於阿爾泰肥沃的田野，丰饒的寶藏、粗獷而美

妙的景色，自有許多經濟學家 and 藝術家去描述它。作爲一個青年工作者，我想說的只是：生活在這個環境裏，孱弱的人會堅強起來，胸懷狹隘的人會開朗起來，得過且過的人會振奮起來。幾天的停留，使我們深深地愛戀上了這個地方。

談高小、初中畢業生從事農業勞動問題

李之欽

每年，總有大批高小、初中學生要畢業。在畢業前後，大家都要反覆考慮自己的出路，這是必然的，也是應該的。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同學是能夠從國家當前的實際需要與可能情況出發，認為能夠考取學校，就去升學，不能考取學校，就去從事各種勞動生產或進行自學。這也是正確的。但也有部分同學考慮這個問題時，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正確的看法。

有些同學想問說：「為什麼國家不多办幾個學校，讓我們都能升學呢？」畢業學生要求升學，這是自然的；國家也要求有一定數量的高小、初中畢業學生升學，作為國家培養專門人材的預備力量，以更好地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事實上，解放以來，學校和學生的數目比解放前都增加了許多。但是，由於我們的國家大，人口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能夠上學的兒童也越來越多，而國家今天又处在剛剛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集中力量發展工業，尤其是發展重工業，所以就不得不拿出很大經費來办學校。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是建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沒有生產的優先發展，特別是工業——重工業的發展，沒有雄厚的物質力量，要大量發展教育事業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實際的。正如很多學生家長和學生所說的：「目前政府不能多办學校是有計劃的，好像剛翻身的大家庭，搞好生產最重要，一下要瘦腿是足是不可能的」。這話說的很對。因此，目前高小、初中畢業生，特別是高小畢業生，大多數需要從事勞動生產或進行自學（城市畢業生更要認識自學的重要性），而比較少數才可以得到升學機會。

一年以來，由於各地都大力進行了勞動教育，許多高小、初中畢業生、學生家長、社會輿論，對於畢業生參加勞動生產的重要都有了認識，如有的家長說：「今年孩子變動快了，能粗能細，這是毛主席共產黨教育的好」；學生說：「從前在街上買點菜，灌點油，提在手裏，怪難為情，現在可不是了」。今年三月廣東梅縣召開的知識青年代表會議上，畢業學生代表說：「如果考不上高中，一定愉快地回農村，把自己年青貢獻給壯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年以後我們再帶回寶貴的禮物，在這裏和大家會師。」這樣的話，說得入情入理。

但是，由於社會歷史的各種原因，還有許多不正確的認識。有的認為「勞動有貴賤之分，工業貴，農業賤」，或者說：「農業不算什麼職業」、「風吹雨打日頭晒，吃喝穿戴不如人」。他們認為農業條件不好，勞動苦。因而，願意參

加工業生產，不願意從事農業勞動。這些想法顯然是不對的。

所謂從事勞動生產，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多數的高小、初中畢業生，特別是家在農村的，是應該要從事農業勞動的，只有很少的學生才能參加工業生產，另有一部分不能升學的學生則只有在家自修，並進行一些家庭勞動。大家知道，我國的農業生產，佔國民經濟的很大比例，而工業生產這些年來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仍佔較少成份。這樣的經濟發展情況，就決定了絕大多數高小、初中畢業生的就業方向。這一現實情況，不能一下改變。再說新社會的勞動事業，也是沒有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之別。不能認為工業勞動重要，而農業勞動就可以輕視。今天從事農業生產苦不苦呢？若與舊社會比：第一、沒有地主壓迫、剝削；勞動是為國家為自己；第二、可以找到比較先進有力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第三、有政府關懷、幫助。應該說，勞動情況已大有不同。自然，今天的農業勞動條件還是不夠好的，因而，進行勞動還不是非常輕鬆易舉的事情。但是，這種情況，會因國家工業的發展，而一年一年的有所改變。更要緊的是，美好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是要靠我們用辛勤的勞動去爭取，今天誰能從事最艱苦的勞動，誰就是最光榮的。我們如果因怕苦而不願到農村，貪圖舒服，那是很可恥的。

勞動不需要文化？這點，很多羣衆和學生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但是仍有不少人是作否定的回答。他們說：「種地不用文化」、「務莊稼何必認書」。因此，就產生兩種現象：一種，認為有文化的高小、初中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太可惜，所以主張繼續升學，不同意參加勞動；另一種，認為種地既不要文化，「反正要回農村，學文化也無用」，所以主張「遲早要參加生產，遲參加不如早參加，因此，不好好學習，或實行退學。這些認識都是不正確的。種地不需要文化，務莊稼要不要知識，我們的答覆是肯定的。今天高小、初中畢業生從事農業生產是需要的，而且，社會生產越發展，需要的文化亦越高。在舊社會的小農經濟生產中，勞動人民多少年來在地主壓迫下，得不到文化，並使用着簡單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沒有合理的生產組織，生產勞動也很粗糙，因此，人們沒有文化，沒有知識，也在那裏生產。但是，在我國今天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却不能是這樣。首先，從農村互助合作生產方面來看，這種生產是一種社會化的生產，有比較嚴密的組織，和新式農具相結合。因此，需要

農場去年播種三千公頃，收糧食二萬四千公担，獲利潤五十多萬盧布。利潤多為降低成本獲得的，已保證了今年絕大部分籽籽都是農場自產的。今年全部下種後，計劃生產糧食十五萬公担。農場計劃除產糧食外，還發展畜牧，現已有六十頭牛，一九六〇年要發展到七百頭；還要養豬、雞，也可能養鴨子、鴿子。

工人工資每月平均七百到九百盧布，最高達三千五百盧布。這比內地國營農場工資約高百分之十五。國家供應了大批的商品，工人買摩托車的已有十四人，買手錶一五〇支，腳踏車、手風琴更多。去年秋天，大家隆重地慶祝了新的收成和新居的落成，同時也隆重地慶祝了許多婚禮。由於在共同勞動中的相知和相愛，農場中已有很多青年結成了夫婦，有的已經養育了新土地上的第一批小公民。

當然，「共青團」農場的成長，決不是簡單和順利的。要在荒無人煙的田野上建立起新的村莊，困難是很多的。當時主要的困難是：氣候寒冷，風雪逼人；無住所，無燃料，沒有道路；食品供應困難；新工人來自全國各地，性格、愛好均不同，又習慣於城市生活，不懂農業技術；冬去春來解凍後，鄂畢河泛濫，天又下雨，田間泥濘難行；大家住在帳篷和露營車上，有的則被招待住在數十里外集體農莊莊員家中。但共青團員們沒有在困難面前退縮，他們忍受了飢餓和寒冷，並曾經夜以繼日地毫不吝惜地付出自己的勞動。黨、團組織用了很大力量，組織青年學習農業技術，教育他們熱愛土地，把大家團結成爲一個友好的集體。

就在這些英勇的勞動和與困難作鬥爭中，他們中間湧現了許多先進工作者。如青年拖拉機手米哈依洛夫同志，在開荒的時候，就經常地完成百分之一百到一百八十的任務。青年女工卡麗琳娜，在開荒和建築時都獲得優秀的成績，已被選爲田委和工會的委員。米哈依洛夫、卡麗琳娜和其他五個同志都參加了去年全蘇的農業展覽會。這農場去年榮獲共

青團中央頒發的「開墾新地」紀念章的就有三十一人。青年生產隊長克那被次由於工作的優異，已被選拔來我國「友誼」農場幫助工作。

「共青團」農場的青年們不但勞動得好，而且有豐富的業餘文化生活。他們有一個五千多冊書籍的圖書館，書報是各地青年贈送來的，有一個足球隊，九個排球隊，並正在組織業餘勞動修建運動場；還有各種藝術、文娛小組。共青團中央給他們配備了一套樂器，一個讚和的樂隊就組織起來了。爲了接待中國朋友，他們特地爲我們組織了一個露天晚會。歌曲和舞蹈是豐富多采，強烈的水銀燈把場地照得非常明亮。草原的深夜雖然不免有點涼意，但賓主們的情緒却是這樣的熱烈，要不是我們的「總司令」格爾曼同志（他是蘇聯共青團中央陪同我們到阿爾泰去的）的建議，這個晚會將會一直繼續到天亮。青年們顯然對這個臨時的場地還不感到滿足，他們說：「明年你們再來的時候，我們就會在一個像樣的俱樂部裏來歡迎你們了。」

農場第四工段的團支部書記斯利夫同志是高高來人，故鄉強烈的陽光把他的臉色晒成了棕黑色。他是去年冬天從紅軍復員後自願來到開荒地區的。我們問他高加索好，還是阿爾泰好。他說：「休息是高高來好，工作是這裏好。你們看，多麼遼闊的土地啊！」這充分表達了蘇維埃愛國青年的心腸。也正如共青團員尼娜姑娘在吃飯時對我們講的話一樣：「響應黨的號召，我們來到開荒的地區。生活曾經是困難的，我們都有過許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情。但這些都過去了。依靠我們自己的雙手，我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家園。感謝黨的關懷，我們現在什麼都不缺乏了。讓我們用自己的技能，把草原建設得更美麗吧。」的確，對於不知困難爲何物的蘇維埃青年，大自然對他們是馴服的，也是慷慨的。

可以很好安居的地方

邊區首府巴爾臘爾的一切都顯得生氣勃勃和欣欣

向榮。按吉爾吉斯語的原義，「巴爾臘爾」是「可以很好安居」的意思。巴爾臘爾是什麼時候修建的，已經考不出來了。最初大概是从俄羅斯逃出來的農奴修築的小村落，以後又來了商人，發展了手工業。一七三一年，沙皇派了文官來統計人口以後，這個城市才開始有了文字字的記載，也就逐漸成了阿爾泰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但是，革命以前，這裏仍然不過是一個中世紀的小城鎮罷了。巴爾臘爾的更新，是在蘇維埃的年代，特別是在衛國戰爭期間和戰後的建設時期。現在這裏不僅有巨大的聯合紡織廠，而且還有巨大的拖拉機製造廠和機器製造廠。新廠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技術水平的青年工人正成百成千地成長起來，他們以蘇維埃人的忠誠和敏捷提前完成了五年計劃。車輛製造廠有近八百個工人已在本年四月份完成了全年的任務。運輸機器製造廠的青年技工普羅哈諾夫和錫工拉斯布金都每日完成工作量的二百五十到三百。由於工人們創造性的勞動，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福利。幾年來城內新修了許多的住宅，出現了許多整潔的街道。共青團員們用義務勞動修建的街心花園，已經大可供人休憩了。在邊區境內，和巴爾臘爾、墨斯克等舊日的城市更新的時候，還出現了羅布佐夫斯克和茲明諾萊爾斯等新興的城市。正是這些城市和工業的成長和繼續發展，才全面而有力地支持和幫助了邊區農業的發展。

現在，擺在阿爾泰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務，是繼續擴大和鞏固開荒的成果，使收穫量穩定下來。它主要的方法，是爭取在五、六年內建修好康林斯克水電站，這是鄂畢河上最大的水電站，把鄂畢河的水引到古倫達草原上來灌溉，並使草原上全部電氣化，以最後戰勝週期性的荒旱的威脅，爲蘇維埃國家作出更多的貢獻。邊區二十萬共青團員，正在黨的領導下，和全體人民一道，以戰鬥姿態進行着頑強的鬥爭。我們深信他們將會一年比一年取得更多的勝利。

富饒的土地和艰苦的歷程

从北京向西北方向展望，在我國新疆北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交界的地方，拖着一條蘊藏着丰富富饒的阿爾泰山脈。這條山脈伸入了蘇聯境內，它的南麓屬於哈薩克斯坦，北麓在西伯利亞。隨着北麓鋪開的，就是一望無際的古倫達草原，这就構成了阿爾泰山脈。邊區的面積共有二十六萬一千平方公里，比英國本土的面積還要大一些。境內有佔地面積百分之二十的森林。森林中棲藏着三百多種鳥，一百多種獸，其中不少是可以稱為珍禽異獸的。鄂畢河自南向北流貫全境，境內大小河流共有三萬二千多公里長。吸引着各地旅行家的蘇聯最美麗的脫涅茨河河灣，就在邊區的山上。邊區出產的小麥，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三十年代，農婦謝里吉娃曾在这裏十公頃的土地上，創造了每公頃收穫六〇八普特小麥的世界紀錄。但是，人們還記得，在一九一七年前，這裏的全部土地都屬於沙皇。皇室只知道對人民進行無窮的剝削，而對於邊區以及整個西伯利亞的富源卻知道得很少，更沒有想到要去向大自然索取。勤勞勇敢的阿爾泰人民當時过着貧苦無靠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後，在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和幫助下，阿爾泰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的新建設和新生活。

可以列舉這樣一些數字，來說明革命前後邊區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狀況。

革命以前，邊區的工業要比俄羅斯的工業落後一百倍，當時全區工人數量只等於現在巴爾福爾紡織聯合工廠的工人，全區工業產值只等於現在巴爾福爾工廠製鐵廠的產值。而現在邊區已有二千五百多個工廠，其中大廠有一百五十個，邊區的工業水平已差不多等於全俄一般的水平了。

革命以前，邊區只有落後分散的農業，五萬個木犁和八千個木耙就是當時的農業生產工具。而現在邊區的全部耕種已經機械化了，收穫也做到了百分

之九十七的機械化。列寧同志曾經希望過全俄有拖拉機十万台，如以每台十五匹馬力計算，現在單阿爾泰山脈區就已有五万台了。

革命以前，邊區只有二百所小學校，一千一百一十二個教員，但那時有四千一百個牧師。現在邊區有三千三百七十二所七種制和十年制的學校，三十四所中等技術學校和五所高等學校，教師已有兩萬人，而牧師只剩下四個了。在一九三三年時，文盲佔邊區人口百分之五十，但現在很難找到了。顯然的，正是蘇維埃政權為阿爾泰人民帶來了新的生活。

曠野沉沉的大地聽過來

一九五四年二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和部長會議決定要大量開墾荒地。全蘇聯的青年奮起響應了黨和政府的召喚。二月二十二日，莫斯科的青年自願開墾者在克里姆林宮集會。赫魯曉夫同志在会上發表了演說，支持青年們的愛國行動，祝賀他們克服困難，取得勝利。当天夜裏，載運着青年志願開墾者的第一列車就向阿爾泰這個重要開墾地區出發了。接着，人的洪流，機器的洪流，各種物資的洪流，就源源不斷地向阿爾泰湧去。在這裏展開了向大自然激烈的進攻，人們要把山羊和野兔角逐的場所變成良田，要在昏睡沉沉的大地上建立起新的村莊。

參加開墾的絕大部分是青年，這當然不是說成年人不願意來開墾。但必須考慮到：如果組織年紀較大的人去，他們都有家庭，往往一個人勞動，四、五個人吃飯，這樣就需要更多的住房和更多的糧食，而在新聞開墾的土地上，這是比較困難的。至於青年就不不同了，他們許多人沒有家庭，有家庭的孩子也很少，妻子還可以工作。事實證明他們更可忍受一些難以忍受的困難。因此，青年是開墾的先鋒隊、主力軍。

一九五四年，阿爾泰山脈區共開墾了二百三十二萬公頃荒地，種植了一百五十萬公頃，生產了一億

普特糧食。全邊區共收穫糧食四億二千萬普特，供應了國家二億四千萬普特。邊區的糧食產量已較蘇聯其他各州要高得多。如和各共和國比較，那麼，俄羅斯當然是第一位，烏克蘭佔第二位，哈薩克佔第三位，而阿爾泰山脈區就要居第四位了。

一九五五年，按照蘇聯共產黨中央和部長會議的決議，阿爾泰山脈區繼續組織了開墾的工作。截至五月中旬以前，已有二萬多人到達了開墾荒地。邊區今年計劃要產五億普特糧食，即達全蘇聯計劃爭取年產糧食一百億普特的二十分之一。

新的村莊和新的家庭

阿爾泰山脈區開墾採取了這樣幾種辦法。一是擴大原有的國營農場。一是在荒地的中心新建國營農場。這就要靠白手起家。也有許多集體農莊進行了開墾的工作，但數量不算大。主要的開墾任務是由國營農場承担的。邊區去年新建國營農場十個，今年又建立了十個。按照邊區荒地的數量，還可以建立三十個到五十個新的國營農場。

我們愉快地訪問了在巴甫洛夫斯克區，以「共青团」命名的新建的國營農場。去年三月，四百個青年愛國者來到預定的墾荒地，墾荒者絕大部分都是共青团員，在第一次團員大會上，大家請求把自己的農場冠以「共青团」的光榮稱號。「五一」勞動節開完慶祝會後，共青团員們打着紅旗，唱着歌，到田間開始工作。一個多月完成了開墾二萬二千公頃的任務。

在田間工作進行的時候，農場的總工程師作了新村莊的設計，劃分了地界和各種建築的位置。六月中，田間工作隊全部轉入建築。到八月十五以前，共修了三十棟房屋，可容一百二十戶人居住，蓋了小屋、小食堂、澡堂和臨時的學校，建成了修理工具的小工廠，還修築了道路。一九五五年的建築計劃對不但要建築更多的住屋，而且還要增設大食堂、商店、學校、託兒所、幼稚園、俱樂部、中央修理場等。

在結婚的。我就回到機關去，他也跟着追來，並且又在支部書記、工會女委員和其他同志面前，無恥地威脅我說：「咱倆還有和好的餘地嗎！要想一塊地生活，你就得老老實實聽我的，否則就散！」說罷，就氣兇兇地走了。回到家後，還對我母親說：「媽！她們支部書記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一樣讓

我給幹下來了！」

馬成良是個青年團員，竟違法亂紀猖狂到這種地步！當初我還是，他也年輕，我是個共產黨員，應該對他進行幫助，然而事實告訴我，問題並不像我想的那樣簡單，馬成良的罪惡行為是越來越嚴重了。我爲了爭取和維護一個人的基本權利，爲了保護我

的未出生的孩子，我堅決和他離了婚。但對他這種嚴重的犯罪行爲，我絕不能容忍，我要求有關方面作嚴肅的處理。（編者按：據我們所知：馬成良已被開除團籍，但我們認爲，對這種壞人，還應送人民法院法辦。）

——洪淑雲

聰明些、堅強些，

一定要向馬成良式的惡人作鬥爭！

鍾恬素

讀了洪淑雲給「中國青年」編輯部的控訴信，令人憤怒，痛心！我想，像馬成良式的惡人並非絕無僅有；過着像洪淑雲這樣非人的生活，但並沒有寫信控訴的，一定還大有人在；在我們的生活裏還有着陰暗的角落，洪淑雲的遭遇便是明証。不同的長，這陰暗面在今天絕不能合法地存在。它必然要遭到鄙視，遭到打擊。

馬成良的罪惡已經很清楚，我沒有什麼好講的，這樣一個周身帶着骯髒氣味的惡人，應該受到法律制裁。而對我們特別重要的，是廣大青年特別是女青年，應該從洪淑雲這件事裏，學得聰明些，堅強些，不要再走上洪淑雲所走過的痛苦道路。

你們看，洪淑雲信上說「與馬成良初次相識，他對我表現得特別關心和熱情」。如果我們去問問那些正在辦理離婚手續的女青年，她們一定也會這樣說的。這說明「初次相識」說「特別關心和熱情」的青年，不一定就是自己理想的丈夫或妻子。而且，據洪淑雲的信上所述，這「初次」，實在也是可以看出来一些日後的苗頭來的。這苗頭是：大凡一個人在愛情的「竊竊私語」中除了「你就是我」，其心坎大抵是狹窄的，頭腦大抵是不開闊的。比如說：「沒有你，我就活不了呀！」用馬成良的話來翻譯，就是「沒有你給我倒茶、打水、洗脚、舖床，我就活不了」。事實如此，這位馬成良，覺得沒有妻子供他使用的時候，「男人」的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又比如說：「我的工作很重要！」用馬成良的話來翻譯，便是「別人是多麼不重要，你是多麼的重要。因而別人和你都應該聽從我的」。洪淑雲的信沒有寫這方面的事實，只是說馬成良「一天到我宿舍來找她」。那麼，這時豈就不可以看出来，其人对工作是並不怎樣「關心和熱情」的了？結婚以後，馬成良以極大的注意力來注意洪淑雲的行動；因爲工作回家晚了，被注視，被責難，參加朋友的慶祝，被注視，被責難。這也就說，馬成良是既不对工作關心，也不对別人關心的。結婚前後的表現豈不完全一致，那

麼所謂「對我表現得特別關心和熱情」，有什麼用呢？有什麼值得珍視或動情的呢？洪淑雲說後來才看出：「婚前對我的關心和熱情完全化成了青煙……」不是的，作爲共產黨員的洪淑雲同志應該懂得，馬成良的關心和熱情「青煙……」是「青煙」，並不是後來才「化」的。只有有不少人遇到這種情況常常會這樣想：他對工作，對別人這樣，對我大概是不會這樣的，你看他對我是多麼「關心和熱情」呵！而現在的事實證明：對工作和對別人缺少關心和熱情的人，對愛人也絕不會真正地「關心和熱情」——除非他們把這種「關心和熱情」建立在一種不折不扣的自私、厚辱和糜爛的基礎之上。而對自私、厚辱和糜爛的「關心和熱情」，却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它不會持久，更不會幸福。這就告訴我們，在遇到對方的「特別關心和熱情」時，便要善於理解，觀察對方的思想和意趣，並能判斷出它是偉大還是渺小的。

也許有些人會說：天哪！這判斷是多麼難！是的，很難，如果很容易，這一類的錯誤就不會產生了。但是冷靜點，等等，多看看，難道就一定做不到？我們沒有意思把戀愛說成是無期期的了解，但是，當一個人想到短暫的幸福往往要付出長期的痛苦的代價時，豈不在感情中出現了智慧，並且可以藉助於這一力量（真正的力量總是建築在理智上的）去把握住生活中的舵，使它不致迷失方向。

在此想起許多青年曾經提出過的問題。他們說，在影片「幸福的生活」中，郭國良和謝達莎就是「一見鐘情」。這意思是說，「一見鐘情」不見得不好。我們現在當然不能詳細來談郭國良和謝達莎的事，但是，他們是否「一見鐘情」，原不能憑藉電影上所表現的一點來判斷。因爲在一部電影中，即使像洪淑雲那樣「和他見過一次面（約三、四小時）」也不可能做到。一部電影必須在一小時半以內講完它所有的事情，在所有的事情中，又有着比描述愛情更重要的事情。何況：從電影上已經表現的一點點來看，謝達莎對郭國良的了解

不能讓壞人隨便欺侮

——洪淑雲控訴馬成良犯罪行為的一封信

編輯同志：

我叫洪淑雲，是一個女青年，去年三月間經同志們介紹，與鐵道部統計局馬成良做了朋友，在五月二日和見過一次面（約三四小時）。後因組織上的關懷與照顧，於今年一月間，我從東北白城子鐵路分局調到北京來工作。與馬成良初次相識，他對表現得特別關心與熱情，甚至一天到我宿舍來幾趟，沒多久他就向我提出要結婚。當時我猶豫，到北京，人地兩疏，現在作的又是個新工作，需要集中精力把工作搞好，同時對他也不十分了解，還是晚些結婚較合適；但馬成良却一日逼緊一日要求結婚，這時我又想：他是個青年團員，一定不會欺騙我，況且將來結婚以後，只要互敬互愛，彼此幫助，也許對工作更有好處，於是就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和馬成良結了婚。但是，在婚後短短的四個月中，我已飽嘗了他的鄙視、毆打和種種虐待。馬成良在婚前的我的關心與熱情完全化成了青煙，徹底地暴露了他的極其惡劣的品質。

「做妻子的應當唯命是從，做丈夫的總得有點大丈夫的氣概」，這就是馬成良的「治家格言」。他經常是下班以後，往椅子上上一坐或往床上一躺，就命令說：「倒杯茶來」，我就得馬上倒茶，一會兒又要我打水，給他洗脚，洗屁股，洗完後又要我趕緊給他鋪床，稍遲些，他就吹鬍子瞪眼睛。頭些時我以為他是開玩笑，那知他却是在對我施行封建統治。後來他就向他提出意見，他却恬不知恥地說：「女人嘛，就做得這些，誰家的女人回來不管這些家務事！」有一次，我身體不舒服，下班回來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他却兇狠地說：「真他媽的沒一點禮節，回家來就躺在床上，像什麼話！」並且用力抓住我的雙手硬碰，一直碰到雙手紅腫為止。

婚後不久，我就懷了孕，每天嘔吐，吃不下飯去，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得不到他的照顧，他們母子反而說我是要病。回家後就讓我洗衣服，做飯，掃地，擦玻璃，這樣天勞累，於三月二十九日差一點發生生產的危險，後經醫生補救，小孩才勉強保住。醫生要我住院休養，他也不同意，回家去住，也得不到他母親的半點好氣，罵了許多難听的話，給我種種的精神痛苦。我就這樣在他們母子的虐待下，忍氣吞聲地过日子。

馬成良把我只是當做他的私有附屬品，一切都得听他的支配，受他的監視，稍不順他的心意，就要受到辱罵和毆打。每次因工作較晚時，都要受到他的審問：「為什麼回來這麼晚，和誰談情說愛去啦！」雖然我心裏委屈難過，但還是耐心給他解釋，那知他根本不容分辯，甚至後來連我的信都扣下一直不給我。我去廁所，我去洗澡，他也在門口監視。每次坐鐵道部交通車回宿舍時，他總是遠遠地偷看我是和誰一塊回來的。四月十六日，我們出版社社長作第一季度工作總結報告，散會較遲，我坐鐵道部最後一次交通車回來後，馬成良像餓狼似地奔向我，關頭說：「到那兒去啦，和誰回來！」並向我說：「若說不說笑話，非打死你不可！」當我解釋散會晚的情況時，他又不容分辯，抓住就打，打過後又咬破了我的左手小指和右手面，至今尚有疤痕，他母親也關上燈坐在床上，罵我「不是人」，向我擲頭。

這次我再不能忍受了，就向党支部彙報，組織上批評了馬成良，他當面也承認了錯誤。我以為我們的夫妻生活從此可以和好，心裏像卸下一塊重石一樣的輕鬆，那知他完全是一種虛偽的態度，支部書記讓我陪他出去談談，然而剛走出辦公室，他就橫蠻無理地罵我：「出版社，統計局你都掛了號啦（指向組織上反映），今後怎能叫我抬起來！就是到法院住上半年牢，你能得到什麼呢！」回家後更以離婚來威脅我。對我的態度越發惡劣了。不久，我就和馬成良商量去參加婚禮的事，他不准我去，我想，我和這位同志平時很不錯，怎能連人家的婚禮都不參加呢。這時馬成良惱羞成怒，一把抓住我的雙手，用力把我往床上一甩，從口袋裏搶走我的錢包，他母親馬上就把房門一關，一邊罵著趕到我身邊，按著我的脖子，一邊暗示她的兒子要「多加管教」，就這樣娘兒倆又合夥打起來，我忍痛不住，哭喊起來，才被四鄰推門進來拉開。鐵道部財務科吳同志對他這種惡劣行為當即提出嚴正的批評，指出他虐待婦女，毆打孕婦是不行的。可是馬成良這時還在抵賴狡辯說「沒打」。當鄰居們證明說「我們都從窗外親眼看到，怎麼說沒打」時，他還大膽無恥地說：「像這樣的東西就得打！」就得虐待！

把我打成這個樣子了，但他還不甘心，第二天下午，我坐在他母親的床上休息一會，他讓我「滾開」，我就躺到他的床上，他母親又破口大罵，鄰居們把他母親拉走後，馬成良更無法無天，又用力壓在我的肚子上，企圖逼我流產（在此之前，馬成良曾幾次要我服用打胎藥，我不同意，如今事情鬧到這樣，他怕離婚後負孩子的生活費，就下此毒手），我受不了這種痛苦，大哭起來，鄰人聽見了，才嚴厲制止了他的這種犯罪行為。

次日午飯後，馬成良強迫我去取出結婚証，要到法院去申請離婚，並且嚇唬我說：「到法院後請你不要說已懷孕了，我也不說，否則法院是不會判決現

友誼的花朵開遍華沙

本刊特約記者 江明

在第五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與友誼聯歡節期間，整個華沙沒沉在一片歡樂的聲浪中。在這裏聚集着來自一百一十四個國家的三萬多青年。他們的民族語言、職業、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思想觀點都不相同。但是，和平與友誼的共同要求，使他們親切地歡聚在一起。在華沙的街頭上，到處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青年在親切地交談，在熱情的擁抱；和平友誼的花朵開遍華沙的大街和小巷。

但是，在有一些國家中，還有那麼一小撮人，他們非常不喜歡和平與友誼，他們對參加聯歡節的青年加以阻撓和迫害。因此有不少國家的青年，他們不能像蘇聯、中國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青年一樣，可以有各種便利的條件來這裏參加聯歡節，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冒着失業和坐牢的危險才來到這裏的，但是，這些阻撓和迫害，絲毫也不能降低青年們爭取和平與友誼的熱情。參加本屆聯歡節的人數，比以前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人員的成份也較前更加廣泛了。就拿外約旦的青年來說，參加第四屆聯歡節的只有一人，今年來到了四十人。在各國參加本屆聯歡節的青年組織中，有三百多個青年組織不是世界青會會員。在法國和日本的代表團中，有半數以上都不是世界青會會員。有些蘇聯青年，因為反對土伊協定而被關進牢獄不能來參加聯歡節，但是，他們仍然想盡各種辦法給聯歡節送來了他們的珍貴的禮物。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在舉行聯歡節開幕式那天，蘇聯青年隊伍走近主席台前的情景。在蘇聯青年隊伍走近主席台前的時候，無數青年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湧向前去，和蘇聯青年擁抱。各種不同服裝，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青年把蘇聯青年層層包圍着，用幸福的眼光瞻仰着蘇聯的國徽，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向蘇聯青年問好。美國青年跑上前去把美國國旗和蘇聯國旗並排在一起並和蘇聯的旗手熱烈擁抱。隊伍無法再前進，維持會場秩序的工作人員喊破了嗓子也不能使青年們平靜下來，各國青年擁抱蘇聯只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堡壘，因此，各國青年擁抱的正確事業，任何人見了這種場景，也不能不相信青年們要求和平安友誼的決心不是任何勢力可以挫折的。中國的巨流是不可抗拒的。

中國青年代表團在聯歡節期間向各國青年朋友伸出了熱情的友誼的手。在聯歡節開幕以前，中國青年代表團就分頭拜訪了來參加聯歡節的各個國家。在聯歡節開幕以後，中國青年代表團除了到蘇聯代表團住所去和蘇聯青年聯歡以外，又分別邀請了參加聯歡節的各國青年到我們住所來聯歡，請各國的青年朋友來喝中國的茶，嚐中國的酒，吃吃中國的糖果，抽抽中國的香煙，看看中國的藝術表演，並在一起交談各自的生活學習和工作情況以及對和平友誼的共同願望。在無數的會見中，我們深深感到，一種世界上最崇高的友誼而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青年也都是願意和中國青年友好的。在會見中，伊拉克青年敘述了自己的親人一樣，懷着激動的心情向中國青年敘述他們為反對土伊協定而鬥爭以及遭到迫害的情況。美國青年舞蹈家敘述她怎樣為了生活一天要演出四場，在五個星期中只有一個星期能休息，而且演出經常得不到保證。荷蘭青年坦白地告訴中國青年，他們在國內聽說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到了波蘭看到各處的教堂，才知道他們原來是受了欺騙的宣傳。有不少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特別是亞非國家青年，表達了他們對中國對毛主席的熱愛，他們說：中國是他們的榜樣，中國像太陽一樣照耀着他們前進的道路。中國在萬隆會議上對亞非各國人民的支持，深深地感動了亞非各國的青年。黎巴嫩一位青年代表說：中國在萬隆會議上對他們的支持，比阿拉伯國家對他們的支持還大。外約旦的代表說：我們的國家雖然很小，但是中國是平等地看待我們的。伊拉克青年代表告訴我們，伊拉克青年迫切希望他們的國家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有個巴基斯坦的回教徒熱情地表示：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向中國人民招手的時候，也在向我們，向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招手。許多青年一見面就向我們毛澤東紀念章，有的青年熱情的告訴我們，他們會唱「東方紅」，英國青年代表並在聯歡會上用中國話合唱了「東方紅」。各國青年由於熱愛和平，熱愛維護和平的中國人民，他們對中國的一切東西都表示了深厚的感情。英國一位青年教師，他要把中國的酒版和糖果紙也帶回去，作為教育他的學生的材料。巴西一位青年雖然很喜欢抽中國煙，但是他却把它放在懷裏，他說：要把這些香煙帶給他在巴西的朋友，作為珍貴的禮物。亞非國家對中國青年的幸福生活都很羨慕。當伊拉克一位青年學生聽到中國大學生伙食住宿醫療費用都由國家負擔的時候，甚至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了。各國青年在聯歡會上，也向中國青年提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得到了中國青年代表們詳細的解答，因此經過交談以後，青年們彼此的了解更加深了，友誼更增進了。每次聯歡會結束，大家仍然依依不捨，有三個英國的女青年當她們離開中國青年代表團住所的時候，像要離開親人遠行一樣覺得很厲害。從與各國青年的會見中，我們深深感到青年們的心和帝國主義者的心距離是多麼遙遠，帝國主義者要青年去充當炮灰，而

(下接第十六頁)

比洪淑雲對馬成良的了解也要多得多。最少，謝達莎是了解郭國良是伊里奇集體的農莊的牧馬能手，而郭國良早就從報紙上知道了謝達莎是紅色海軍隊集體農莊的勞動模範。看了洪淑雲的信，應該說她的戀愛和結婚都是十分冒險的，不慎重，不嚴肅的。僅僅因為「特別關心和熱情」便「一見鍾情」，「一見傾心」，這往往是害人害己。現在的事實證明：即使是像馬成良這樣的惡人，在戀愛的時候，也還是會特別關心和熱情的。這就是被發瘋人們驚慌，被發瘋人不能把一時的「關心和熱情」当做愛情的唯一證據了。

洪淑雲的遭遇中還可以看到，如果說洪淑雲在結婚以前，對和馬成良結婚還有過某些猶豫，但是在結婚以後，在心理上却完全解除了武裝。事情每每是這樣：結婚以後，有些男人便自認爲有了「保證」，取得了「控制權」，可以爲所欲爲了，而女人則抱着「生米做成飯」，「家醜不可外揚」甚至還有「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落後想法，把事情光往好處想，一味地妥協、遷就。因一錯再錯！這位馬成良在婚後更想，便正光宣布「做妻子的應該唯命是從，做丈夫總得有點大丈夫氣概」，如果說洪淑雲以前對馬成良還不夠了解，那麼，這時應該說是了解了。但洪淑雲怎麼想呢？「以爲他是開玩笑」！可是馬成良索性以「大丈夫」的身份要求倒茶、打水、洗脚、洗屁股、鋪床、難道這也是「開玩笑」麼？難道「用力抓住我的兩手硬碰，一直碰到雙手紅腫爲止」，「打過後又咬破了我的左手小指和右手面」，「雙腿壓在我的肚子上，企圖逼我流產」，這也是「開玩笑」麼？但是一直到這時，洪淑雲並沒有提出離婚，而竟是馬成良「強迫我去取結婚證，要到法院去申請離婚」。可以想像，作爲共產黨員的洪淑雲同志，竟敢到了這種程度，事情應該是這樣：馬成良宣布「治家格言」那天起，洪淑雲就應該起來爲着自己，也是爲着全體婦女的权利駁斥這種胡說。

如果馬成良這時看見在他這個「大丈夫」面前站着的乃是大大女人，也就考慮這「大丈夫」是否還繼續「大」下去了。可是洪淑雲不是這樣，而是「忍氣吞聲」，因此倒幕的事情便接踵而來！

以上所說，是否可以看出我們有意要在夫妻之間製造不睦呢？當然不是的。夫妻之間完全需要互相的體貼關懷和幫助，但它是「互相」，是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上的，建立在互愛互敬的基礎上的，而不是什麼「做妻子的應該唯命是從」，「這一套早就吃不了，虧得這位馬成良還能厚顏無恥地說出來」當這人的基本權利。就是說，要鬥爭。鬥爭是否就一定是離婚？不是。也許因此這人的好起來，如果反而更壞，真是非離婚不可，那也是份的事，不值得惋惜的。

不久以後，我們將放映一部有關這方面的事情的蘇聯影片。影片的名字叫「瑪麗娜的命運」。它說的是：一個叫杰連季的大学生，突然想起來他應該和他的妻子瑪麗娜離婚，不久，他就果斷到杰連季和瑪麗娜離婚了。瑪麗娜問他爲了什麼？杰連季自然說了些他們之間有各種各樣的「不合適」的話，意思是說，他已經快要在大學畢業了，快要得到學位了，而瑪麗娜不過是一個普通

農婦。他在講過這些之後，還說，離婚的理由是因爲他要做個「果姆」(「果姆」是拉丁話，意思是「人」)。離婚之後，瑪麗娜由於熱心於農莊的工作，改進了甜菜的種植方法，提高了甜菜的含糖量，這事情立刻被傳揚出去，各處都知道了，首都召開農業勞動模範會議時，瑪麗娜做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這些新報告的女人中，便有想得學位而終於沒有得到的杰連季。杰連季原本追求農學院教授的女兒席麗亞，她是個新開記者，當她去農莊訪問瑪麗娜的時候，知道瑪麗娜的丈夫原來就是那個正在追求她的杰連季，她自然心裏早視這個人，瑪麗娜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這樣斷絕了。這時，杰連季又來求瑪麗娜重婚，最後成爲一個人——「果姆」。這就叫「大丈夫」碰上了「大女人」，假的「果姆」碰見了真的「果姆」。這位馬成良，原也是個假的「果姆」，是連學位也不想要的。他的最高理想，無非是想在小房子裏統治一個女人，這種人在今天也是斷然不會有什麼出息的。洪淑雲原該早些立志做一個「果姆」，早些爲自己也是爲大家教育一下這個未開化的野蠻人，但竟一味順從，「忍氣吞聲」，其結果是受辱欺侮和凌辱。我們這樣要求洪淑雲，並不是對她的遭遇不同情，但是，我覺得只是同情還不夠，應該鼓勵她以及有和她相類似的青年起來鬥爭，把馬成良這種壞人打倒。

關於此和此事有關的鄰居們，也是值得提一提的。如洪淑雲所說，她的一些鄰居們當中，倒也不乏仗義執言的人(如鐵道部財務會計局的于同志)，他們不僅「拉走」過「不知今世何世」的馬成良的母親，還在洪淑雲被打得「忍痛不過，哭喊起來」的時候「推門進來」，而且于同志還爲此事向正在行兇的馬成良母子提出過「嚴正的批評」。這些都是好事。但我覺得事情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鄰居們不會是當洪淑雲挨打得「忍痛不過，哭喊起來」的時候才知道的。他們應該早就知道。但他們也許畢竟還是信任中國古代的兩句老話：「個口子打架」常事；外間人拉架」多事」，因而大家應該「少管閒事」。這樣實際上就縱容了馬成良母子，使他們在今天還能夠爲非作歹。關於「閒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對於人的命運的關係，維護新社會道德，乃是我們每個人應負的責任，永遠也不會是「閒事」；而且只有大家起來對馬成良這樣未開化的野蠻人與輿論上加以監督，施以壓力，也只有當馬成良之類活動成爲衆人不餓的事，新社會的新風氣新道德才能說是確地建立起來了。

現在，封建吃人制度是連根消滅了，但是，吃人的人却還有，馬成良這種人至今還這樣飛揚跋扈，便說明事情不可過於樂觀。問題是今天還有不少類似洪淑雲的事，忍氣吞聲地受着欺侮和虐待，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也只是悄悄地向人離婚了人，不敢鬥爭，不敢控訴，結果便使得馬成良式的惡人不償還違法外，還要繼續害人。爲什麼不敢鬥爭，不敢控訴呢？怕鬥不贏，怕鬥不贏，党和政府一定會支持他們，廣大羣衆一定會支持他們的。鬥爭一定會勝利！怕爭張出去

名聲不好？這就更是上了封建主義的圈套。歡迎和稱讚每一個人敢於向壞人壞事積極鬥爭的事。洪淑雲的事，談的着圍在教訓方面，也正是希望使我們的人振作起來，勇敢地和一些至今尚存的封建惡勢力鬥爭。

「真巧呵，張朋！……我後天出發，到甲市，一禮拜後回來，你要帶東西嗎？」

「甲市，一禮拜！」

張朋迷迷糊糊地重複着胖子的話，忽然高興地大聲說道：「好極啦！那末請你幫幫忙吧，從甲市回來的時候，就請你在乙城下車，找我愛人給我捎一件東西，筆記本……」

「愛人？你小子結婚啦？」

「嗯，上星期六結的。」張朋對這位朋友的口頭禪有些不高興。還是這樣庸俗！可是他背背忙忙的。他想到這兒，就繼續說道：「等你回來時請你的客吧。可是無論如何回來時路過乙城要下車，找她要我的那個紅皮的新筆記本，封皮上寫着『工作與學習』，我上星期回家忘下的……」

「可是說了半天，我还不認識尊夫人呀！」

「不要緊，你記好，乙城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習農業技師李珍——珍珠的珍。你說你是丙市都市建委會的劉剛，她就知道了，我以前和她提過你。」

「劉剛大名鼎鼎，……可是，那個本子裏記了什麼寶貝，值得我劉剛到乙城下車？」

「學習，……」張朋有點支支吾吾了。他這付樣子，不但劉剛不相信，就連在板凳上坐着喝茶的醜臉人也不相信。這人現在歪了冰棍，正對熱茶興趣很高，端起茶碗慢慢吹着水面上的泡沫，而且這已經第二碗茶了。

「……不告訴我也不要緊，反正到了手可以看見的……」

「千萬別看吧，你不懂紀律嗎……」張朋急了起來。

但劉剛忽然叫起來：「呵呀，汽車來了，上車吧。」等等！談妥了再走！張朋連忙把劉剛拉住，不給他走，把他直拉到賣茶的後面一丈多遠的一棵樹底下。

「你看，車開了！」劉剛一屁股坐在樹根上，把襯衣從襯裏拉出來，用下襟當手帕，無可奈何地眼看著末一班汽車開走了。

「得啦，老朋友，非得你幫忙不可……」張朋

彎下腰對胖子小聲說了起來。

喝了第三碗茶的醜臉的人，一動不動地坐着，像斷了似的。但他顯然聽見了身後一丈多遠那些片斷的字眼。

「……太大意……蘇聯專家……談話記錄……技術……最重要……結婚……來不及回……帶回家……忘了……我這兩三個星期都不能回去……紀律……」

過了一会，樹底下突然迸發出劉剛哈哈大笑的聲音，而且音調毫不压低地說了：

「這就是結婚的好處！第一：把机密忘在家裏，犯了紀律，第二：不敢報告，胆子也變小了，第三：一到星期六就難受……所以我就不結婚。」

醜臉人似乎覺出身後那張朋臉上，是在苦笑着呢。

「行啦，咱幫你小子這忙吧。」劉剛從地上爬起來，「走吧，三輪！」

末班汽車開過之後，附近三輪早就看準了這邊樹底下的客人。兩輛三輪立刻拉走了這一对朋友。醜臉人放下了茶碗，他还聽見走遠的兩個朋友在車上大聲互相招呼着。

「你一定別忘了拿來！」

「沒有一定！」是劉剛大笑的聲音。

「冰棍，散火……」小孩子又過來了。

醜臉人捏了捏手，也叫了輛三輪，走了。

「小釘子」

十分鐘後，公安機關的偵察人員顧羣和他的助手王平從紅樓裏走出來。他們剛剛和研究所的白髮老所長談了二十分鐘。他們告訴了所長一個使他們有些討厭的消息：海外的敵人，從一個月前，已經注意到他正在進行的「那件任務」，但是派來的敵人是誰，怎樣行動，現在還不清楚。顧羣和王平從所長那裏了解了一些問題，建議了應有的措施，就告別出來了。

他們向那汽車修站站走，沒有幾步就看出，末班汽車已經過去了，因為在那車站附近，除了三輪以外，賣茶的和賣冰棍的都已經走了。王平提議步行到城門去搭電車，電車修站站在那裏，好在天氣已不太熱，郊外的風長是值得趁機會欣賞一下；散步也不錯。顧羣同意了。到郊外走走，是他早就渴望的了，不僅僅是想看看樹木和土地，而且是想看看這地上的比樹木高，比樹木長得快的建築物。這裏他以前不曾來，但每來一次，都會發現和上次不同的地方，這種不斷變化着的風景，真是百看不厭。

兩人轉到大路向北走，忽然一個孩子的聲音從後面响來：

「顧同志！」

顧羣回過頭，看見一個肩上掛着冰棍桶的，眼瞼黑亮的孩子，向這裏走來。

「小丁子，你的眼力可真不錯。」

「我遠遠地就看見你了。」賣冰棍的小丁子走近了顧羣，放低了聲音，嚴肅地又有些緊張地說道：「顧同志，我正要去找你，有件要緊事和你說。」

「很好，只要你有事要說，那一定重要。」顧羣微笑，但態度認真起來。「咱們到小白楊樹林子裏溜吧。」

顧羣放慢了步子，好讓這位小朋友平靜下來，同時向助手介紹：

「你應當認識他，這是小丁子，真正用跌打成的的小釘子。敵人碰上了他那是名符其實的碰釘子。」

王平听着他的領導同志，用親切的口吻介紹，小丁子如何白天勞動养活自己的生病的母親，晚上讀夜校，成績非常好；又如何幫助公安機關進行某件工作時，表現得很勇敢，很機警。王平听得出了，顧羣不但和這孩子很熟悉，而且還有很深的友誼。

「是這末一回事……」走進了樹林子，小丁子開始平靜地敘述了。王平一聽他這句開頭話，和顧羣慣用的口氣一樣，不禁要笑。他猜出這孩子一定是由於樂於敘述，從顧羣那兒把口頭禪也學來了。但王平沒有笑出來，因為不僅小丁子所說的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且小丁子的觀察能力，也使他感到驚訝。這眼睛黑亮的孩子不但從顧羣那裏



連 文 本 記 筆 一 個

在汽車終點站

天氣十分燥熱。小白楊樹林裏，稀疏的枝葉還不能給人造成一片蔭意的樹蔭。一個穿灰色中山裝的中年人，面部微有些浮腫，帶着昏昏欲睡的樣子，在這裏找了一塊勉強可以躲開陽光的地方，疲倦地坐了下來。他透過樹幹的間隙，向正北方，有半里多路遠的一座三層的紅色樓房望了一眼，暗自嘆了一口氣，又把頭扭向一邊。好像那座紅樓勾起了他的無限心事，使他不肯再望下去似的。

紅樓門前的衛兵，一動不動地在那裏站著。

一隻蟬在附近一棵樹上叫了起來，跟着又是一隻，响的更近，更吵。空氣立刻像更加熱，更加乾燥。使人心裏更加煩悶。

忽然，紅樓的門打開了，出來了一些人，向紅樓東邊大路上的一個汽車站走去。這是一個汽車終點站，他在十一小時前就是从那裏下車的，在這小白楊樹林東北二百公尺的地方。

「下班了。」他自語，看看手錶，已是十二時過五分，就懶洋洋地站起來。「滾他媽的，走吧！又是白來一趟！」

汽車站停著一輛汽車，在等下一趟車到了才開。車上座位已坐滿了人，車外大樹底下還站了一些。這些人因為車座都被佔滿了，就不願意早站在車裏受熱——反正也是站着，還不如在樹蔭下先吹吹風。樹蔭下有兩個賣冰棍的小孩子趕來了，生意很好。還有一個賣茶的老頭，生意却很清淡。雖然有小板凳待客，可是坐在小板凳上的人，吃的却是冰棍。在另一棵大樹底下，停著五輛三輪。三輪工人趁汽車不來的時候，向人們兜生意。在這空曠的郊區，這個車站在每次機關下班的時候，也算熱鬧的。那個腫臉的人，也沒有上車，等了一会，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向賣冰棍的小孩們問道：

「喂，汽車幾分鐘一班？」

「十分鐘。」一個比較高一些，眼睛黑亮的孩子立刻回答。

「你是哪個機關的？」

他向紅樓後面的一座白樓努一下嘴：「那兒的！」

「是都市建委會吧？」一個矮矮的孩子插嘴。這腫臉人沒有理他，因為他的注意力，已經被坐小板凳的那個人的談話引去了。

「……你說的這個張朋是誰呀？我看見過嗎？」

「就是所長的俄文翻譯，瘦瘦的高個兒，帶一付沒有邊的眼鏡。」

「噢，知道了，他也是參加『那件任務』的……」

「是呵！他這一團情緒，對『那件任務』一定会有影响，真是

對國家不負責任！」說話的人有點憤憤然的樣子。

車子要開了，樹底下的人都擁上了車。那腫臉的人隨着那個表示憤憤然的青年後面，也上了車。他站下的地方背後恰好就是那兩個談話的人。車開了，「小廣播」又開始了，而且距離他的收音機——耳朵不過二尺。但他却還是那付昏昏欲睡的神氣，彷彿什麼也沒有聽見。

「……他在小組會上，對大家的意見，全不回答，有了情緒。」

「他上星期六才結婚的吧？」

「對啦。明天星期六他回不去，大概更高興，因為『那件任務』正忙……」

「得啦！得啦！」旁邊一個女同志不滿地打斷他，「這些不該在外邊談！」

「應該在桌面上說！」又一個青年的聲音：「你在小組會上為什麼不對張朋說呢？」

車子裏靜了下來。

肯「幫忙」的人

研究所所長翻譯員張朋，星期六的下午七時二十分，慢騰騰地走到汽車終點站，等汽車進城。他滿腹心思，臉上呆呆的。昨天的小組會，弄得他很不快活，到現在還有些委屈。一個星期來，他就不太痛快，而剛才，所長對他們幾個參加「那件任務」的同志所說的話，又使他很不安。

「任務快完成了，更加要注意保密。今天你們進城去玩，要按規定時間回來，不要把不該帶的東西，像本本兒之類的，帶出去。」這些話和過去每次說的差不多，可是却引起他不少的揣測：是怕我偷着去乙城看愛人？還是知道了我的筆記本的事？還是小組會……？唉，真是不快活！……

「冰棍五分一個，吃了心裏快活！」

張朋驚地一驚。轉頭看見一個賣冰棍的小孩，眼睛黑亮，高興地大聲叫着，正向一個面部有些浮腫的中年人兜攬生意。這人正坐在賣茶的小板凳上。腫臉人買了一個冰棍，昏昏欲睡的樣子，疲倦地吃着冰棍。

遠處有人喊張朋，並且跑着步來了。

腫臉的人听到喊聲，似乎想起了什麼，把剛放到嘴邊的冰棍又放下來，望着這兩個互相打招呼的人。來的人是個胖子，滿頭是汗，只穿一件襯衣，扣子差不多全敞開了。他喘吁吁地大叫：

認錯誤，又向組織說：「……」

他感到枕頭有些熱，把枕頭翻了过去，紙張被揉動的脆聲，刺了他的神經一下，用手摸摸枕頭下面，是一封信，愛人最近來的。他立刻想起那上面的句子：

「……本子的後面，四頁的字夾着俄文，我可不是學習筆記，像和你的工作有關……這事你要問組織，趕快想法子轉去……」

她想的自然：要問組織？受批評不受批評就不管了。當然問組織是對的，可是偏偏這兩天小組會開的很不痛快，已經有人說我怕批評，驕傲，不開展，不靠近組織了，自己沒接受，現在說出這個本子等於自己給自己已難看。……如果從乙城一回來就談了多好！可為什麼那時不談出來呢？想，那時所長正表揚自己翻譯無差錯，工作有成績，幹嗎挑那個時候交代這些事呢？……啊呀，真苦惱！顧前慮後，真是沒有出息，揀着這個包包真不合算，缺點越來越多，而自己的長處也就要抹煞掉了……他放在枕頭下，手，觸摸着那封信的信皮，很想開開燈再看一遍。他睜大了眼，愛人的形象在黑影中一是一晃的。「她不會喜歡我這毛病的。」他想，「她知道了，一定看不起我，沒有胆量認錯，是胆小鬼……」

應該去交代！從哪個方面來說，交代了都是對的！

他下床，穿上衣服，決心去找所長，這老頭是睡得很晚的。可是他穿好衣服剛要拉門出去，又在門口站住了。

「還是等劉剛回來再說吧。筆記本拿回來了，那時交代也不晚，那更好些。」

他又走回床邊。同屋那位打斫的同志叫他弄醒了。

「張朋？你幹什麼呀？」

「我……拉肚子。」他吓了一跳，匆匆地從床底下拿出一張手紙，慌慌張張地跑出門去了。進了廁所，就又生氣地罵自己。

「又撒謊……」

界限在哪邊？

顧羣的助手王平一知道一般三輪車交班時間，他在三輪車廠裏果然等到了他要尋找的那個三輪工人。因為就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所以這三輪工人對王平一所打聽的那個乘客，印象猶新。過程也很簡單：他拉了那個客人，走到城門的時候，客人不叫他停車，要坐到大新街口。拉到那裏，客人叫他等一下，就下車進了一家書舖。這工人不大識字，這書舖名字不知道，只記得坐坐朝西，戴着一個鮮貨舖。客人進去的工夫不大，也就是轉眼工夫，又出來上車，叫向南去，走過幾十家舖子，在靠第二醫院不遠，又是一家書舖，下車進去。呆的工夫大一些，可是不到一枝煙的時間，拿着一本書出來了。顏色嗎，書皮是深藍色的。客人大概上了車就看書，因為彷彿聽見背後紙張嘩嘩嘩嘩地响了一陣。客人上車就繼續向北拉，又到一家書舖，進去了也是「轉眼工夫」就出來了。這次客人叫往大華街市圖書館拉，不大工夫到了，可是圖書館已經關了門。客人下了車，讓三輪走了。這時候也快到交車時候了，就是叫他再拉，他也不拉了。就是這些。

王平一看錶，八時十五分，也許時間還够，距離一般的書店關門還有一小時左右。他沒有攪纏一分鐘，就先去找第二醫院附近那家書店。他找到了一家不大的，叫做「民衆」的書店，裏面的書不太多，但他很快就看出這裏賣的書都是比較「暢銷」的書，種類很多，都是一般人愛用的，由小學生暑期作業，到「主婦須知」，由驚險小說到新曆本，等等。他到「主婦須知」，「卓絕和舒拉的故事」等等。他迅速地仔細地瀏覽着，每看了一本藍色封皮的，不管是什麼，就都記下來。結果記下了六個名字，花費了他一個鐘頭。然後出了這個小書店，又去大新街北口，找着了那個鮮貨舖。在這舖子旁，不是一般書店，却是個個圖畫出版社門市部，這時已是九時二十分，這個舖子比一般書店停止營業時間早，裏面燈亮着，「休息」牌已掛上了。

王平一站在圍了的大門外，拿出小本子來，望着上面的六個名字捉摸著。然後，他的眼光停在那六行字中最末一行，這樣子過了幾秒鐘，他把本子放進口袋，走進了地庫出版社門市部的大門，輕輕一推，沒有鎖，就進去了。

一個正在整理書架的店員回頭望見了他。「休息了，請明天來。」

「對不起得很，因為急用，要一本『乙城全圖』，能不能賣給我？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兒有……」

「沒有了。」

「你們沒有了？一小時以前不是還有人來買過嗎？」

「是有個人來買，我也是說沒有了，叫到民衆書店去看看，你也去看看，那裏營業時間長。」

王平一向顧羣彙報了這個經過。最後他分析道：

「可以判定：這傢伙是買了這本『乙城全圖』。這圖摺起來外面有一個藍皮封面，所以三輪工人以為是『本書』。但是他買了這圖之後又去新華書店幹什麼呢？顯然是要買什麼，大概是沒有買到，所以到圖書館去找，可是圖書館關門了，他的目的沒達到。因此，我們也失去了線索。」

「不，我們收穫很好，『乙城全圖』就是一個線索。」顧羣聽了助手彙報，回答道。他沉思着，把火柴桿擺弄着，在玻璃面上湊成一個圖案。沉靜了一會，說道：「我們現在已大致可以肯定，這傢伙就是那個綽號『笑面虎』，敵人派他來打研究所的主意的。面貌特徵——面部微浮腫，有一顆金牙，都相符。他已經開始行動了。怎樣行動？要搞什麼？有沒有同黨？以至他叫什麼，住哪裏？我們都還不知道。現在已知道的，除了在汽車終點站和兩個幹部先後乘三輪車之外，除了這張『乙城全圖』，也就是說，他現在正對乙城發生了興趣，這點了解對我們是有用的。」

他停了一下，一面把火柴當做鐵軌和枕木，在平滑的玻璃上擺成一條鐵道。他繼續平靜地說道：

「但是，他這個興趣——乙城，對我們還是太籠統，現在必須找出進一步的情況，要知道敵人還對什麼更具体的事物有興趣。」

學到了口頭禪，大概還真學到一些本事呢。
「……鑲着顆金牙。對他的那付樣子好像睡不醒似的，可是我總覺着不動勁！這兩回，都是別人快下班時候來的。頭一回，進了這個小樹林子，說等人不像等人，這一回，坐在汽車站，說等車不像等車。末班車來了他不坐上，上了三輪走了。真是奇怪！他說是在白攬作事的，怎末不知道汽車幾分鐘一班。他自己又沒有小汽車，要是天天坐三輪車上下班，沒有這樣兒的幹部！……」
「還有別人沒有上末班汽車的嗎？」顧羣打斷了他的話，問道。



苗田作

「還有兩個，兩人在樹底下說了一會話，坐三輪走了，這傢伙也走了。那兩個不認識他。兩個人是幹部，一個紅樓的，一個白樓的。」小丁子向兩個人的方向指着說。
「你怎末知道的？」
「我怎末不知道？」小丁子反問了一句。「只要

在這車站站上幾天，什麼都知道了。有的人自己就哇啦哇啦說了。」

顧羣又簡短地問了小丁子幾個關於那「睡不醒」和兩個幹部的幾個問題。小丁子回答了，又遺憾地表示，對幹部的談話沒有注意，只听到好像瘦些的請那胖子幫忙，胖子是要出門的。顧羣听完，忽然微笑着問道：

「那傢伙有顆金牙，你怎末知道的？」
「我賣冰棍給他，借機會去看清他的臉，他咬冰棍的時候，金牙露出來了。」

顧羣又向王一平遞了一個含有深意的眼光，好像這個答案，使他特別高興，而這個眼睛睛黑亮的孩子，是他的屬僚似的。

「得啦，兄弟！你的發現還不只這些。」顧羣眯着小丁子的口袋，小丁子的手已經放進去好長時間了。「把那傢伙坐的三輪號碼給我吧，你一定注意到了。」

小丁子大笑著跳了起來，一隻手舉起一張包冰棍的紙，交給了顧羣。

顧羣請助手去查那三輪乘客的下落，他自己帶着小丁子又進了紅樓。他從所長那兒要來幾張參加「那件任務」的人員照片給小丁子認，他立刻找出在樹底下談話的張朋。

……顧羣送小丁子走的時候問道：

「我不用囑咐你什麼話了吧？」

「不用了！」
「什麼話呀？」
「保密！」

謊話是怎樣來的

張朋按着規定的時間回到所裏。他一進宿舍，就看見所長留的一個條子，請他回來就去看他。他心裏立刻登登地跳了起來。在去所長室的路上，猜測了十幾遍，等着他的好事還是壞事。是知道了？還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找我？……

老所長正在辦公室裏看書，一如往常地，慢慢摘

下老花眼鏡，和藹地請他坐在沙發上，把香煙隔層桌子輕輕扔過來。他偷偷斜眼望了望一下所長書桌上，除了那支煙，別沒有別的。他的心放下了大半，點起了那支煙。

所長先問他進城玩的好不好。又風趣地說，這星期不能和新婚的妻子相聚的心情，所長雖是個老頭，也是了解的，因為他過去也當過新郎的，等等。最後，說起了今天晚飯後有人看見他和一個同志在汽車站聊天，他認為如果是確實的話，選擇這樣地方聊天很不安當，比方說，說話會不會牽涉到工作，機關內部上去呢？……

張朋听到這裏，立即「警惕」起來，同時一陣抵觸的情緒也從心底冒了出來：懷疑我洩密！

他抬起頭來，不悅地回答：「沒有什麼洩密的，除了私事，什麼也沒有談。關於「那件任務」，我和誰也沒有說過，即使是本所的不相干的同志。」所長請他不要誤會。又問道：「那個同志是誰呢？是怎末樣的一個人呢？」

「怎樣的人？」他問道：「什麼意思？認為我有問題的人在一起混？或者連我也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

「他是個團員，歷史清楚，我的老同學……」

「我不是問這個，他叫什麼，在什麼機關？」

「不妙！」張朋一下子有點慌，「為什麼問這個？要去調查，那一下就把本子的事問出來了，但是，不要緊，劉剛就要走了，等他回來，我的本子也來了。」他想到這裏，自己也不明白，怎末這樣自然地回答所長道：

「是都市建設委員會的劉剛，他要出發到甲市，問我帶不帶東西來。他來和我告別的，現在已經上火車走了。」說到最後一句，心裏跳了一下：「唉，我已經隱瞞了一件事，現在又撒謊了！就這一次吧……」他想。

所長請他回去休息，明天好繼續工作。張朋回到宿舍，躺在牀上，怎末也睡不着。同室的一個同志已經在輕輕打鼾了。張朋的心裏，被「撒謊」「不老實」這幾個字眼壓着，沉重的很。
「我算是個什麼團員！一點勇氣也沒有，不敢承

個年青、活潑、愛鬧的胖子，可是這個人却是個中年人，面孔有些浮腫，無精打彩的。她越看越有些不放心的。區委書記那句話在耳邊還在响着：「既然國家的機密在我們手裏，我們就要負責把它保護好。」

「信嗎？這小子沒有寫。」客人忽然用活潑的聲調說道：「我和張朋也說過，我和你不認得呀。他說不要緊，一提到劉剛你就知道。你還不知這小子天生的馬虎嗎？要不然怎末爲了結婚，本子都忘了放回辦公室呢！——這真是結婚的好處呢。哈哈！」

李珍有些不好意思，喃喃地說：「他是挺馬虎……可是，連個字條也不寫。」

「看來你不相信我老劉囉，哈哈！」

「不是這意思。」李珍趕忙解釋。「我正想，自

已明天到丙市一趟，給他送去。」

「我是說笑話。不過你的原則是對的。同時又在燕爾新姊妹！哈哈！這也是笑話。說正經的吧，我今天在這裏辦完事，明天，到了城，還要過丙市，也許能送你一段路呢。」

「那很謝謝了。」李珍不太積極的樣子。

李珍送走了客人，坐在辦公室，想了一陣。最後，她要了一個長途電話給張朋。接通了。她問張朋是不是沒有寫信給劉剛。

「一點不錯，我知道，一點不錯，你照他說的办吧……」耳机裏張朋的聲音有些緊張，而且阻止她再問下去。

「我不能給他，他也不是你同機關的。你如果自己不能來取，就請機關裏派個人帶證明來取，好不好？」

「那不好，不好……」

「那末我自己明天下午的車來丙市，給你送來，好不好？」她決心把工作擱一擱，自己親自去了。

「你來？那好，好。得啦，我等你，別說了，到了……」電話掛上了。

李珍放下電話，就去找區委書記，想再問他一次意見，如果同意，就把本子再拿回來。到了區委書記那裏，看見他正和一個陌生人談話，她要走開，却被叫住了。

「顧羣同志，這就是李珍同志，現在就可以談。」

……顧羣听完了李珍講的剛才這段情況，方程式中的最後一個未知數完全解開了。稍微想了一下，他立刻說道：

「你做的很好，李珍同志。但這個長途電話是白打的，因為這個人並不是劉剛，是冒了名來騙你的。明天他一定還會來，和你一同去丙市，你可以答應他。那個筆記本，你動身以前再來區委書記這裏取吧！現在，我請求你做兩件容易做的事，第一，我知道你現在的心情，知道你對這類不配稱之爲人的動物，如何憎恨，但是請你不要把這種情緒流露出來，這是和狡猾的敵人作鬥爭呢！第二……」

火車上

……火車从乙城剛一開出，李珍的旅伴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他拿出錢包取出一百元鈔票，說道：

「我比張朋還要馬虎，差一點又要換他的罵了。這是他託我帶給你的錢。給我開個條兒吧，免得这小子賴賬。」

李珍謝了他，給他打了一個收據，然後把錢放在隨身帶的手包裏——那裏面放着紅皮的筆記本，是區委書記在他臨走以前，給她親手放好的。

接着，兩個人就談起天來。這個面孔微腫的旅伴十分健談，也很會說笑話，他把張朋戴眼鏡的特點，學得不能不逗人發笑。然後，他對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就，加以稱贊。接着向李珍詢問了幾個農業方面的專門問題，津津有味地听着。

談了不久，李珍去買水果，回來之後說，聽見鄰車有位女同志邀她去打撲克，她放下一半水果，道謝說，頂多去玩半小時就回來。

李珍去了會兒，腫臉的人也無聊地站起來，走到鄰車的門窗戶外，看見李珍正興高采烈地打着撲克。他走回自己的座位，從袋裏掏出一張手紙，順手拿起李珍遺留下的手包，走進了廁所。

他走進廁所，關好門，立即用最敏捷的動作，打開手包，拿出那紅的新筆記本，看了前幾頁，翻過了，最後他找到後面記了滿滿的四頁文字，立即又從身上二個什麼地方拿出一個小小的照像機，將

這四頁迅速拍攝了下來……等他回到座位上，前後沒有十分鐘。

李珍一共去了二十分鐘，還不見回來，腫臉的客人走到鄰車去找她，說要給張朋寫封信，問她有沒有信紙。李珍的牌也不打了，回到自己座位，找了兩張信紙給他。他寫好一封信時，火車已到了丙市車站。

「你到了。」腫臉人愉快地說道：「可惜我不能下車送你了，這封信勞駕帶給張朋吧。」

腫臉人送李珍走到車門口，預備再說幾句逗笑的話告別，他先伸出手給李珍，可是接過他的手的，却是一隻有力的男人的手，並且一付鈔子鏢上了他的手腕。他的耳邊連了一聲：

「下車再給你逮捕証！」



「我有一個假設，或者叫問題吧。」王平平隔著桌子望他的領導同志，說出今天一直在他腦子裏思索着的东西：「對那紅樓和白樓的兩個幹部，不能不加注意。爲什麼他們也沒有坐了汽車不是，坐了三輪走呢？這樣巧的事，也沒有什麼原因，是不可能的。雖然小丁子沒有看見他們三人接觸過，可是這個笑面虎離了圖書館以後，我們就不知他的去向，誰知是不是和這兩個幹部中的一個接了頭呢？」

「當然你的看法是有根據的，我還可以替你補充兩條：一，張朋是直接接觸那件任務的，因此他對敵人說來，是有使用價值的；二，他似乎心思很重，情緒不好，對組織有很大隔閡，因此，他本身有了弱點可能爲敵利用，或者已經就出了問題了。可是，還有另一方面材料，更爲有力，不容我們在假設上把他們劃到敵人一邊。第一，一直到現在，我們並未發現他和笑面虎直接接觸，我從研究所方面了解了，張朋和有剛進城之後，找到了先進城的同所同志，一直沒有分離開，而且那三輪車在東城離開笑面虎的時間，和張朋從西城電影院回來的時間很短，這段時間他們是無法接觸的。第二，從張、劉兩人歷史、工作表現、環境各方面過去材料來看，也找不出他們有什麼問題的根據。當然缺點是有的，張在政治上不大開展，劉有些庸俗作風，但還沒有發展到什麼特別嚴重的程度。所以，雖然我現在還解釋不出，爲什麼這三個人都碰在一起，但是我不相信這個剛進來不久的傢伙，跟這兩個幹部之間是有特殊關係的。」

顧羣又停了一下，用一把火柴桿構成三個三角形。「如果我們做這樣的假設，就更合理一些。」他用兩根火柴把一個三角形和另兩個隔開了。「這條界限劃在笑面虎與幹部之間。意思就是這末一回事：笑面虎對張朋——這個參加「那件任務」的人員，一有了興趣，至少對張朋和劉剛的談話有了興趣，其原因是，這與他的這次任務有關。因爲興趣很濃，所以也不得不放棄了末班汽車。並且因此決定了下面的步驟，買了乙城地圖，並且還要買到另一本有用的書——這與他的任務和張、劉談話都有

關係。什麼書，張朋他們談了什麼話，這是我們這個方程式兩個重要的未知數，能知道其中一個，這難題就解了。可惜的是，張朋和劉剛都不肯說出他們談的是什麼，有顧慮。」

「談什麼，當然是洩露了機密，胆小鬼不敢認錯，於是讓敵人達到目的。」

「不，敵人的目的還不在這裏，我恐怕是敵人剛找到空子，正想鑽進來。什麼空子我們雖不知道，但怎樣鑽，目前却可能查出。」明天早晨，市圖書館一開門，你就去等他，看他借什麼書看。我估計他一定要去的，否則不會連晚飯不吃，這樣着急地去找。爲了認清這人，可以找小丁子幫忙。」

第二天上午十點多鐘，王平平向顧羣得意地彙報說：「那傢伙去了，借的書是『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怎樣鞏固和發展起來的』，六十六頁的小冊子。這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地址是乙城郊外。我又請小丁子再幫一個忙：到車站看那傢伙張朋哪一次的票。這案子有四件事都和乙城有關係：張朋的愛人李珍住在乙城；劉剛要去甲市，鐵路上乙城是一大站；笑面虎買了『乙城全圖』；他想非知道不可的這個農業合作社又在乙城。」因此我料定他要去乙城。」

在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

「你分析得很好，做的也對。但是錯了一點，不是四件事而是三件事和乙城有關。」顧羣也是很得意地回答他，一邊打開一本卷夾，指着一張表格說：「是這末一回事：張朋的愛人李珍同志，就是五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實習農業技師。」

「是爲了那個新筆記本來的。她想。新婚之後，快樂的心情中，總帶着一點點的扭扭感覺，這就是那個筆記本引起來的。她發現張朋把筆記本忘在她這裏之後，當天就發了一封信給他，批評他疎忽大

意。他却回了一封只談溫情、答非所問的信，信尾只提了一句，「不要緊，給我保管好就是了」。對他這種不在乎的態度很不滿，而且筆記本後面的幾頁文字，也使她不相信「不要緊」。這幾天這件事一直压在她心裏，今天一見區區委書記，想徵求他一下意見該怎麼辦。她本想提出自己親自給張朋送到丙市的辦法，可是工作實在不閒身，而且也怕別人笑話說，說剛結了婚，突在一星期內，而且這怕別人沒有說。區委書記當時沒有出主意，先問她，這個本子的內容，她是否全看了。她說，前面筆記只記了一頁，後面的東西有四頁，但她一看出是張朋

機關的業務機密，就沒有看下去。

「這是对的。自己參加的機密不要告訴不相干的人，別人參加的工作機密，与自己無關的也不必好奇，這是我們的紀律，也是良好的工作習慣。」區委書記說。然後他出了主意：寫信要張朋自己來取，如果不可能，就由他們機關派人帶證明信來取。在取走之前，如果她這裏不好放，他可以給她保存。「既然國家的機密在我們手裏，我們就要負責把它保護好。」

後來她把本子交給區委書記了。這不過是上午的事，沒想到下午張朋那裏就有人來了。

在辦公室隔壁的小屋子裏，寫作社放雜物的地方，李珍會見了這個劉剛。她先向客人道歉，說合作社的房子不夠，沒有會客室。客人請她不要客氣，說早早聽張朋說過，這兒的辦公室，還是一個祠堂的房子，可是合作社發展的很快，收入去年增加到最初的百分之二一五十，有這樣成績，沒有會客室，又算什麼呢。接着就自我介紹了，說明自己原來要去甲市，因爲任務有了變化，所以不得不臨時把計劃改變一下，先到乙城，再去別的地方，所以張朋託他帶走的筆記本，今天就拿來了。

「就是那個紅皮的，封面印着『工作與學習』的新本子……」

「他沒有請你帶封信來嗎？」李珍想起了區委書記上午說的話。同時她對這個劉剛，也感覺與想像中的不大一致。以前聽張朋每次談到他，總認爲是

社的監察委員，對別人的錯誤都能夠大檢檢舉，爲什麼對自己的問題就隱瞞不講，這樣做了，還怎麼監督別人呢！他決心講出打破鍋的事，並反覆地給四參解釋，但是四參還是不同意，並且和他動起氣來。最後張玉林不顧一切地把事情報告給社長，經過社長的解說教育，四參搞通了思想，答应賠鍋。張玉林檢舉自己四參打破鍋，這件事在社員中影響很大，大家都說玉林連家庭也不包庇，真是大公無私的好幹部，不愧是個青年團員。

嚴格要求領導

黨支部和社的領導經常教育張玉林：社的領導和幹部也免不了有錯誤和缺點，監察員不尤有責任監督，而且應該有更嚴格的要求，領導如果犯了錯誤，國家和合作社遭受損失更大。去年春天，社長張有布由於忙於領導生產而放鬆了對社員的思想教育工作，張玉林看到了這一點，就勇敢地在社務委員會上向張有布提出了批評，說：「就勇敢地在社務委員會上接受了批評，馬上建議社裏增訂了兩份農民報，一份山西日報，並組成了一個讀報組，訂出每七天研究一次社員思想情況等制度。秋收時，副社長張來斌和幹部白玉芳打豆子，因為忙於搶避雨沒有蓋好豆子堆，結果爛了八斗豆子。社員張成明知道這件事就是不取謊，他說：「幹部是領導，提出他們的錯誤怕走不乾路（恐遭打擊報復的意思）。他

怎麼敢批評幹部呀！」張玉林說：「這是監察員的責任，對幹部應該批評得更嚴格。」

人人都有責任監督

合作社由三十多戶擴大到五十多戶了，社員和公有財產增多了，工作也就繁雜了。大家又選出張貴榮、張春福等四個辦事公道能幹的人做監察員，成立了監察小組，推張玉林任監察主任。監督力量加強了。在監察組的領導下，春耕期間，張貴榮發現新社員耕地不肯下功夫，沒完成社的計劃，就在社員大會上提出了批評，張春福也將社員張金秀等人下雨天把犁把扔在地裏不愛護公共財物的問題提了出來。張快旺小組修水渠多報三十個工的事也被張玉林、張春福檢查出來了。社員的社會主義覺悟也逐漸在提高，不但自私自利、損害集體利益的事一天比一天減少，而且都認識到對於社裏的任何缺點和錯誤人人都有責任批評。大家都自動地起了監察工作，彼此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也得到初步的開展。比如張忠魚老漢拿社裏的粉渣喂自己的豬，張德義看見了，就馬上反映給領導。張辛丑打壞社裏的羊，張富貴給自己老婆多記工等錯誤行爲也被社員們檢舉了出來。社員們對於白貴子說怪話打擊積極分子的不良作風也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社員張興勝高興地說：「大家監督，人人負責，合作社愈來愈鞏固了。」

兩年來，張玉林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得更勇敢更堅強了，也更得到了羣衆的愛戴和信任。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光榮地出席了全縣勞動模範大會，並得到了上級黨委和人民政府的獎勵。現在，在建華農業生產合作社裏，人們一提起他，都稱讚他是：「咱們農業社的公証人。」

「張朋在檢查自己的錯誤吧？正好，筆記本給你帶來了。」

李珍聽到這話，趕緊打開自己的手包，拿出那個紅皮的新筆記本，要遞給張朋，顧羣攔住了她，一面從自己的皮包裏也拿出了一樣的一個紅皮的筆記本，看了李珍一眼，面好像抱歉地解釋道：「你忘了，你那本是真的，我這本才是真正的。」

他把本子交給張朋，張朋睜大了眼，張着嘴，不知怎末才好。顧羣把本子放在張朋手上，又問李珍：「那傢伙有封信給張朋嗎？」

李珍拿出那封信和那一百元鈔票。顧羣看了一遍，交給了所長。顧羣對大家笑着說道：「這件麻煩事，已經清楚了，可是值得記住這個故事，一個特務分子，在從乙城來的大火車上被捕了，從他的身上抄出了一個特工照相機，一捲拍好的膠捲，等沖洗出來，可以看出上面拍的是個國家幹部筆記本上的機密記錄。可惜那是假的，因為筆記本早就掉了包了。在他身上還抄出，這位幹部的愛人親筆寫的一百元收據，而這一百元鈔票，是已經放進這位女同志的手包裏了。另一方面，這位國家幹部的手裏呢，有他愛人帶來的特務來信……」

「故人真卑鄙呀！」老所長看完那封信，氣得手都有些抖了。「這信的口氣，居然像寫給同黨的，那」

「不正是卑鄙，而且，十分陰險毒辣呢！」顧羣接着說下去。「如果這位幹部仍然沒有勇氣，害怕認錯，不相信組織，把這件事進一步隱瞞下去——反正筆記本已經回來了，沒人知道——好吧，敵人就要進一步做文章了，有了把柄了，接着就是逼這個墮落下去的人，非去幹難聽的事不可了……」

屋子裏一片沉靜。李珍又抱怨又憐憫地望着張朋，半晌，她狠狠地說了一聲：「該死的敵人！可

是你，」

張朋抬起頭，用痛苦的眼光望了屋裏每人一眼，然後低低說道：「可是我，假若沒有像我這樣的錯誤和弱點……」

（編者按：此文轉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單行本）

「農業社的公証人」

連治水 連太一 連進義

丟掉個人顧慮

一九五三年年初，山西省襄垣縣建華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剛成立的時候，社員們就一致選舉青年團員張玉林為合作社的監察委員。張玉林平時作風正派，為人正直，不要私心眼，大家覺得靠他來監察社裏的壞人壞事，是最放心的。但是張玉林對這，心眼裏却有很多顧慮，他想：監察員的任務是專門找別人的缺點，挑別人的毛病，結果不是張三嫌咱，就是李四罵咱，就是這個工作難做，他向社長、黨支部都好好當，就是這個工作難做，他向社長、黨支部委員張有苟同志要求不幹這個工作。張有苟同志開導他說：「我們不應該首先從自己的得失來考慮問題。建立監察工作，及時揭發和批評社裏的缺點和錯誤對於合作社的鞏固發展是很重要的。雖然，剛落後思想做鬥爭，一定會碰到很多困難和麻煩，但是我們絕不能因為有困難，就扔下不做。你是個青年團員，應該勇敢啊！」在黨的教育幫助下，張玉林的思想搞通了。

「開台鼓打响了」

社員們作價公有的牲口、農具、羊羣是社裏的公有財產，由專人管理。但是在剛建社的時候有些社員對待公有的東西總不像對自己的東西一樣地關心愛護。張玉林很快就發覺了飼養員張德義管理公有的牲口漫不經心。假牲口既不準時，而且草料拌得不勻，也不給牲口飲足水，所以牲口瘦下來了。對這件事，張玉林思想鬥爭过好幾次；揭發吧，張德義

一定不滿意我，不說吧，社裏受到損失，對張德義也沒好處。他想起黨支部委員張有苟給他講的話，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畏縮不前，終於把問題揭發了。

社長馬上召集飼養員開會檢查飼養工作。起初，張德義還不大承認，可是當張玉林把事實擺出來，又誠懇坦白地進行了批評以後，張德義終於承認了錯誤。他說：「玉林對我的幫助很好，我把牲口餵瘦了，不光使社裏受損失，對我自己也沒好處。今後我一定要把牲口餵好。」春天下種的時候，張玉林看見社員張天喜在天色擦黑的時候偷偷往自留地送好圈肥，並往廁所担水，把準備給社裏用的糞肥潑了水。於是他又馬上把問題反映到黨小組，在社員大會上對天喜提出了批評。最後天喜檢查了自己錯誤，其他社員也受到了教育。社員張忠魚等人說：

「我們原來和天喜的想法一樣，老想偏待自己。通過這些鬥爭，張玉林慢慢体会到監察員的工作是維護羣衆利益的正義工作，他不是脫離羣衆，而是受到全體社員的擁護和支持的。他工作得越來越起勁，社員們都說：「玉林的開台鼓打响了！」

家庭也不包庇

前年六月裏，張玉林和他四爹給社裏做豆腐，四爹不小心把社的大鐵鍋打了個大窟窿，很着急地對張玉林說：「這麼大的鍋咱可賠不起，虧衆不虧一，咱們用豆粉糊一糊交代過去算了，咱們都別說，誰也不知道這是咱倆要的鬼。」他的意見遭到張玉林的反對。但四爹又小声對張玉林說：「賠一口鍋就要七八萬塊錢（舊幣），咱家那有這些錢！」張玉林有點猶豫了。但当他想到：自己是青年團員，是

假如沒有這樣……

太陽下了山，天氣漸漸涼快。在汽車終點站上，張朋仍然感到悶熱，他正像腳底下發燙似的，不斷地動着，焦急地等待着最後一班汽車的到達。一切希望都寄託在這趟車上了，因為過去的幾次車，都沒有李珍下來。實際上，乘下午的火車到丙市車站，換上汽車，三十分鐘以前就該到了。

末班汽車來了，仍然沒有李珍的影子。出乎意外，劉剛那大搖大擺地出現了，滿頭是汗，衣襟大開。「你接我嗎，張朋？哈哈，可惜你不是大姑娘！」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回來，我根本沒走呀！」

「什麼？」張朋睜大了眼，眼鏡幾乎震掉下來。

「真話假話？」

「什麼假話！我改期出發了。」

「你不是……昨天在乙城看見李珍的嗎？」

「那大概是我的靈魂吧。這兩天熱得我的靈魂出了竅了……」

「那末乙城那個劉剛是誰呀？」張朋抓住劉剛的敞開的衣襟，劉剛也吃了驚。他一把又推開這摸不着頭腦的胖子，氣急敗壞地跑向紅樓。

他一路跑進所長的辦公室，上氣不接下氣，亂七八糟地說起來：

「所長……李珍大概受了騙……筆記本……我忘在……結婚太忙……上面有記錄……啊！我不配做個團員，我不老實……」

老所長摘下眼鏡，從桌子後面站起來，莫明其妙地看著他。

「怎麼回事，你這幾天精神不大正常……」

「我胆小，沒有勇氣說……現在，專家談話記錄，李珍說送來……可是到現在……丟了……」

「沒有丟，沒有丟！」

張朋怔住了，回過頭來，看見門被推開，李珍和另一個女人走進來，這話就是那人說的。

「顧羣同志。」所長鬆了一口氣，和來人招呼，讓坐。顧羣一坐下來就說道：

